

新 中 學 文 庫  
曲 學 通 論  
吳 梅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著者 吳梅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曲

學

通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8578)

小學叢書  
曲學通論 一册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翻  
\* 所 必 印  
\* 有 究  
\*\*  
\*\*\*

著 者 吳 梅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刷 印 書 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印 書 館

## 自敘

樂府亡而詞興。詞亡而曲作。金元之間。作者至富。大率假仙佛任俠里巷男女之辭。以舒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氣。迨温州海鹽崑山諸調繼起。南聲靡靡。幾至充棟。其間宮調之正犯。南北之配合。科介節拍。清濁陰陽。咸有定律。不可假借。卽深於此道者。一或不慎。輒逸繩尺。此豈易事哉。丁巳之秋。余承乏國學。與諸生講習斯藝。深惜元明時作者輩出。而明示條例。成一家之言。爲學子導先路者。卒不多見。又自遜清咸同以來。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譜。正始日遠。牙曠難期。亟欲蒼萃衆說。別寫一書。因據王驥德曲律爲本。旁采挺齋丹邱詞隱。但明諸譜。及陶九成王元美臧晉叔李笠翁毛稚黃朱竹垞焦里堂各家之言。錄成此書。又作家數一篇。略陳流別。以資研討。己未仲冬。刪汰龐雜。付諸手民。大抵作詞規範。粗具本末。而循聲造譜。仍未疏論。蓋口耳之間。筆不能達也。惟罅漏紕繆。在所不免。大雅君子。尙其匡正之。長洲吳梅。

# 目錄

## 自敘

第一章	曲原	一
第二章	宮調	四
第三章	調名	一〇
第四章	平仄	一三
第五章	陰陽	一五
第六章	作法上	一八
第七章	作法下	四〇
第八章	論韻	四八

第九章	正訛	五五
第十章	務頭	五八
第十一章	十知	六〇
第十二章	家數	八一

# 曲學通論

## 第一章 曲原

劇曲之興。由來已久。而詞變爲曲。其間遷嬗之跡。皆在有宋一代。世之論者。以其勃起於金元之際。遂疑出自異域。其實非也。曲之爲道。託體既卑。爲時又近。宋元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齒及。而治此藝者。大都不學之徒。卽有一二文士。喜其可以改易風俗。亦不過餘力及此。未聞有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此亦文學家一憾事也。夫雜劇之名。見於宋志。宋時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小兒隊女弟子隊各進雜劇。其時歌詞。今無可考。惟教坊致語。皆一時文人爲之。宋人集中。多樂語一種。大抵鋪陳臚獻頌揚藻飾之詞。其文節目頗繁一教坊致語二口號三勾合曲四勾小兒隊五隊名六問小兒隊七小兒致語九勾雜劇十放小兒隊十一勾女童隊十二隊十三問女童隊十四女童致語十五勾雜劇十六放女童隊。此天子大宴時用之。民間宴會伎樂。至爲簡略。而謠詞獨存。如曾慥樂府雅詞所錄。謂之大曲。所用詞

牌。有水調調。道宮薄媚。逍遙樂諸曲。其中節目。多寡不一。有散序。鞞排。偏攔。正攔。入破。虛催。實催。竟遍。歇拍。煞。袞。諸名。其詞有賦物者。有分詠故事者。初無定則也。陳暘樂書云。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鼙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勾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俯仰。百態橫出。據此則當時謔舞之狀。猶可想見。論曲之原起。當孕育於此焉。蓋詞之與曲。犖然爲二。其蟬蛻之漸。不易定斷。雖大曲舞態。與後世不同。而勾放舞隊。已開後人科介之先。大徧諸詞。又爲金元套數之始。至如傳奇家記一人一事。備述離合悲愉之況。其體雖爲創見。顧如趙德麟蝶戀花十闕。述會真記事。分段謔之。視後代戲曲之格律。更具體而微。金董解元西廂。仍德麟之舊。而雜劇體例。遂因之不變。是曲體雖成於解元。而其因固造端於趙宋。迨胡元入主中華。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舊詞至不能按。乃更造新聲。而北曲大備。天意若憫文明禹甸。拘文牽義者之無所措其手足。別闢一新文界以處之。至不惜破華夏之防。放此異彩。以吹笳鳴角之雄風。汰金粉靡麗之末習。此亦文學上至奇之局也。南人好事者。又推演兩宋之舊制。力求雅正。而南曲以興。由是南北兩家。各樹旗鼓。北劇盛於元時。實甫最稱淹雅。至明初尙不失其傳。奇定於永嘉。琵琶一記。卓然千古。荆釵拜月。望塵莫追。終明之世。南詞盛行。流



傳誦習。卷帙至多。實則南北之面目雖殊。而精神終一。北人雖廣羅詞藻。以示典雅。而反失其真。南人雖力摹儉荒口吻。以昭真率。而詰屈聱牙。適形其弱。王元美曰。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婉。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宜和歌。南宜獨奏。洵深造有得之言也。此南北曲之大要也。

## 第二章 宮調

宮調之說。蓋微渺矣。周德清習而不察。沈詞隱語焉不詳。或問曲何以謂宮調。何以有宮又復有調。何以宮之爲六。調之爲十一。既總之爲十七宮調矣。何以今之用者。北僅十四。南僅十三。又何以別有十三調之名也。曰此宋人俗樂之遺意。未盡亡者也。宮調之立。本之五聲十二律在古時至爲詳備。而今多散亡也。律呂諸說。宏博浩繁。無暇殫述。律呂言隔八相生之理。書籍正多以無關詞曲略之。第撮其要。則律之自黃鐘以下

凡十二也。聲之自宮商角徵羽而外。合變宮變徵。凡七也。宋人所謂八十四調者。以律爲經。以聲爲緯。乘之每聲得十二調。合十二律計之。則八十四調。此古法也。然不勝其繁。且樂工又不盡用。宋張炎詞源云今雅俗止

行七宮十二調。案叔夏生於宋末。入於元。當時祇有七宮十二調。則古法久廢矣。

於是省之爲四十八宮調。四十八宮調者。亦以律爲經。以聲爲緯。由

七聲之中。去徵聲及變宮變徵。僅省爲四。以聲之四。乘律之十二。每律得四調。合十二律則四十八調也。四十八調中。凡以宮聲乘律皆名曰宮。以商角羽三聲乘律。皆名曰調。今備列其目。以佐參訂云。

黃鐘 宮俗名正宮

商俗名大石調

角俗名大石角調

羽俗名般涉調

大呂 宮俗名高宮

商俗名高大石調

角俗名高大石角

羽俗名高般涉調

太簇 宮俗名中管高宮

商俗名中管高大石調

角俗名中管高大石角

羽俗名中管高般涉調

夾鍾 宮俗名中呂宮

商俗名雙調

角俗名雙角調

羽俗名中呂調

姑洗 宮俗名中管中呂宮

商俗名中管雙調

角俗名中管雙角調

羽俗名中管中呂調

中呂 宮俗名道宮

商俗名小石調

角俗名小石角調

羽俗名正平調

蕤賓 宮俗名中管道宮

商俗名中管小石調

角俗名中管小石角調

羽俗名中管正平調

林鍾 宮俗名南呂宮

商俗名歇指調

角俗名歇指角調

羽俗名高平調

夷則 宮俗名仙呂宮

商俗名商調

角俗名商角調

羽俗名仙呂調

南呂 宮俗名中管仙呂宮

商俗名中管商調

角俗名中管商角調

羽俗名中管仙呂調

無射 宮俗名黃鐘宮

商俗名越調

角俗名越角調

羽俗名羽調

應鍾 宮俗名中管黃鐘宮

商俗名中管越調

角俗名中管越角調

羽俗名中管羽調

此所謂四十八調也。自宋以來。四十八調者。不能具存。南宋時止存七宮十二調。今就中原音韻所載者核之。止六宮十一調。此所以有十七宮調之名也。第就其所屬各曲言之。則聲調又自不同。其說如下。加點者皆存

·仙呂宮清新綿逸

·中呂宮高下閃賺

·正宮惆悵雄壯

·大石調風流蘊藉

·高平調條拘混漾

拘舊誤拘南詞作羽調

·歇指調急併虛歇

·雙調健捷激曼

·角調咽鳴悠揚

·越調陶寫冷笑以上十一調

·南呂宮感歎傷悲

·黃鐘宮富貴纏綿

·道宮飄逸清幽以上六宮

·小石調旖旎嫵媚

·般涉調拾掇坑塹

·商角調悲傷宛轉南亡北存

·商調悽愴怨慕

·宮調曲雅沉重

四十八調中無宮調未詳其理

以四十八調較十七宮調。已亡佚秦半矣。顧自元以來。北亡其三。歌指調角南亡其四。即前此詞三調。合一商角調。

故北僅十四。南僅十三也。繼又自十七宮調而外。變爲十三調。十三調者。蓋所存六宮。不名爲宮。改稱

爲調如仙呂黃鐘正宮中呂南呂道宮。但呼爲調也。明蔣惟忠著十三調譜。卽用此名。惟南曲有之。此

變之最晚者也。宮調之中。有自古所不能解者。宮聲於黃鐘起宮。不曰黃鍾宮。而曰正宮。於林鍾起宮。

不曰林鍾宮。而曰南呂宮。於無射起宮。不曰無射宮。而曰黃鐘宮。其餘各宮。又各立名色。蓋今正宮實

黃鐘也。而黃鐘實無射也。沈括所云。今樂聲音出入。不全合古法。但略可配合。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

者此也。又古調聲之法。黃鐘之管最長。長則極濁。無射之管最短。按應鐘又類於無射。惟此律皆爲中管。自來無調。故缺。而不論證中管廢久矣。短則

極清。且五音中宮商宜濁。徵羽宜清。今正宮曰悵惘。雄壯近濁。越調曰陶寫冷笑。近清。似矣。獨無射之

黃鐘是清律也。而曰富貴纏綿。又近濁聲。殊不可解。此或古人誤將無射之黃鐘。作黃鐘之正宮耳。或

問各曲之隸屬於各宮調下。亦有說乎。曰。各曲有悲愉剛柔之不同。各宮調亦有高下卑亢之異。管色

之間。更有聲度抗墜之別。於是以曲聲之高低哀樂。取其相類。分屬各宮各調之下。而笛色亦酌定其

尺度焉。按古笛各韻律定製共十。二笛今則止有一笛矣。然古人先有詞而後按律。今樂則先有律而後有詞。故各曲句之長短。字

之多寡。聲之平仄。又各準所謂仙呂清新。絳州調陶寫冷笑者。以分協之。各宮各調。部署甚嚴。如卒徒之各有主帥。不得陵越焉。宋之詩餘。亦有注明宮調。屯田白石。皆能自譜自歌。其時作者踵起。家擅專門。今皆亡不得見。所相沿可考。以不墜古樂之一線者。僅此十三宮調而已。南北之律。初無二政。北之歌也。必和以絃索。南曲無論何宮何調。按之一拍足矣。在作法之始。非北嚴而南寬。自琵琶拜月二記出。創爲不尋宮數調。而後之作者。多孟浪其詞。混淆錯亂。此學古人之失也。

## 第三章 調名

曲之調名。今俗曰牌名。始於漢之朱鷺石流艾如張巫山高粱。陳之折楊柳梅花落雞鳴高樹巔。玉樹後庭花等篇。於是調則有金荃蘭畹花間草堂諸調。曲則有金元劇戲諸調。北詞諸調。載天台陶九成輟耕錄。及涵虛子太和正音譜。南詞諸調。則毗陵蔣惟忠南九宮十三調譜。吳江沈寧庵南曲譜。臚列甚備。顧詞之與曲。實分兩途。間有摭采詞名入南北曲者。亦不多見。以北曲論。金則有醉落魄點絳脣滿江紅沁園春類。元則有哨遍醉花陰八聲甘州滿庭芳秦樓月類。或稍易字句。或止用其名。盡變其調。以南曲論。則小令如卜算子生查子憶秦娥臨江仙類。長調如喜遷鶯稱人心意難忘類。止用作引曲。不加節拍。過曲中如八聲甘州桂枝香尾犯序類。亦止用其名。盡變其句調。其名雖仍宋詞之舊。而其詞句之變異。自金至元。其間變革。無可考訂。蓋視古樂府。不知幾更滄桑矣。北曲牌名。其意義可考者。頗不多觀。至如呆骨朶者。刺古。阿納忽。唐兀。諸名。大率取當時方言。今人莫識其義。南詞諸



牌亦頗不一致。有取古人詩詞中語名者。如鷓鴣天則取鄭嵎家住鷓鴣天。青玉案則取張衡四愁詩。語粉蝶兒則取毛澤民粉蝶兒共花同活。有以地名者。如梁州序。八聲甘州。伊州令之類。有以音節名者。如步步嬌。急板令。節節高。滴溜子。雙聲子之類。其他無所取義。或以時序。或以人物。或以花鳥。或偶觸所見而名者。紛錯不可勝紀。又有雜犯諸調名者。如兩調合成爲錦堂月。三調合成爲醉羅歌。四五調合成爲金絡索。四五牌全調連用爲雁魚錦。或有明言幾犯者。如二犯江兒水。四犯黃鶯兒。六犯清音。七犯玉玲瓏。又有八犯爲八寶妝。九犯爲九疑山。十犯爲十樣錦。十二犯爲十二紅。十三犯爲十三絃。三十犯爲三十腔類此。皆文人狡獪。實則無甚深義。又有一調分爲兩宮。而聲各不同。句法全異者。如小桃紅。一在正宮。一在越調。紅芍藥。一在南呂宮。一在中呂宮。又有古體失考。流俗增減字句。至繁聲過多。不可遵守。如越恁好。雌雄畫眉類。有字面差謬。致失本意。如生查子。查卽槎字。用張騫乘槎事。玉抱肚。唐人呼帶爲抱肚。宋真宗嘗賜王安石玉抱肚。今譌爲玉胞肚。醉公子。唐人以詠公子。今訛爲醉翁子。朝天紫本牡丹種名。見陸游牡丹譜。今譌爲朝天子類。又有一調兩用。以此作引。卽以此作過曲者。如琵琶念奴嬌引。楚天雨過云云。下文過曲。長空萬里云云。則省日本序。言本上曲之念奴嬌也。

拜月亭惜奴嬌引。禍不單行云云。下文過曲。自與相別云云。亦省曰本序。又夜行船引。六曲闌干云云。下文過曲。春思懨懨云云。亦省曰本序。言本上之惜奴嬌與夜行船也。顧如琵琶之祝英臺尾犯高陽臺等曲。皆以此引。亦皆以此過曲。宜書本序矣。今反不書。而於新篁池閣一曲。乃亦署曰本序。不知前有梁州令引。方可作本序。今前引既他曲。而亦以本序名之。則非也。又登場首曲。北曰楔子。北劇中輒有一事情節未了別加一饒戲亦作楔子與此異南曰引子。引子有慢詞。過曲屬近詞。曲之第二調。北曰幺。南曰前腔。又曰換頭。前腔者。連用二首。或四五首。句法一字不易者也。換頭者。換其前曲之頭。稍增減一二字句。如錦堂月念奴嬌。則換首句。朝元令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通調各自全換。梁州序則至第三第四調始換首二句。此類是也。煞曲曰尾聲。亦曰餘文。或曰意不盡。或曰十二時。以南曲尾聲皆用十二板爲節其實一也。格式句字。稍有不同。當隨所用宮調以爲衡。南曲譜論尾聲頗詳可參考今多混用。非是。大抵南調之創。稍次北詞。拜月之作。略先琵琶。二記調絕不同。拜月諸調。又絕不見他戲。足知創調之始。當不止如今譜所載者。特時代已遠。無從輯補。祇就其存者。謹慎用之。自無出宮落腔之謂矣。

## 第四章 平仄

今之平仄。韻書所謂四聲也。四聲者。平上去入也。平謂之平。上去入總謂之仄。曲有宜於平者。而平有陰陽。有宜於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則曰拗嗓。蓋平聲聲尙含蓄。上聲促而未舒。去聲往而不返。入聲則逼側而調不得自轉。故均一仄也。上自爲上。去自爲去。獨入聲可出入互用。北音重濁。故北曲無入聲。轉派在平上去三聲。而南曲不然。詞隱謂入可代平。爲獨洩造化之秘。又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韻。入聲亦止許代平。餘以上去相間。不知南曲與北曲。正自不同。北則入無正音。故派在平上去之三聲。各有所屬。不得假借。南則入聲自有正音。又施於平上去之三聲。無所不可。大抵詞曲之有入聲。正如藥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三聲字面不妥。無可奈何之際。得一入聲。便可通融打諢過去。是故可作平。可作上。可作去。而其作平也。可作陰。又可作陽。不得以北音爲拘。此則世之唱者。習用不知。而論者又未敢拈出。筆之紙上故耳。其用法則宜平不得用仄。宜仄不得用平。宜上不得用

去。宜去不得用上。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上上去去不得疊用。單句不得連用四平。四上四去四入。押韻有宜平而亦可用仄者。有宜仄而亦可用平者。有宜平不得已而以上聲代之者。韻腳不宜多用入聲代平上去字。一調中有數句連用仄聲者。宜一上一一去闡用。詞隱謂遇去聲當高唱。遇上聲當低唱。平聲入聲又當斟酌其高低。不可令混。或又謂平有提音。上有頓音。去有送音。蓋大略平去入啓口便是。獨上聲須從平聲起音。漸揭而重以轉入。此自然之理。至調其清濁。叶其高下。使律呂相宣。金石錯應。此在握管者之責。作詞第一要義當注意於此。

## 第五章 陰陽

古之論曲者。曰聲分平仄。字別陰陽。陰陽之說。北曲中原音韻論之甚詳。南曲則久廢不講。其法亦湮沒不傳。明餘姚孫侯居先生。最嚴陰陽。蓋得之其諸父月峰先生者。夫五聲之有清濁也。清則輕揚。濁則沈鬱。周氏以清者爲陰。濁者爲陽。故於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陽。〔從低至高曰揭〕抑下字皆曰陰。〔從高至低曰抑〕而南曲正爾相反。南曲凡清聲字皆揭而起。凡濁聲字皆抑而下。今略論之。曲之篇章句字。既播之聲音。必高下抑揚。參差相錯。引如貫珠。而後可入律呂。可和管絃。倘宜揭也。而或用陰字。則聲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陽字。則字必欺聲。陰陽一欺。則調必不和。欲詘調以就字。則聲非其聲。欲易字以就調。則字非其字。毋論聽者逆耳。抑亦歌者棘喉。中原音韻載歌北曲四塊玉者。原文是綵扇歌青樓飲。而歌者歌青爲晴。謂此一字。欲揚其音。而青乃抑之。於是改作買笑金纏頭錦始叶。此卽聲非其聲之謂也。〔以上陰陽就北曲言。以揭爲陽以抑爲陰。〕南曲反此。如琵琶記尾犯

序首調末句。公婆沒主。一旦冷清清。句冷字是掣板。唱須直下。宜上聲。清字須揭起。宜用陰聲。今並下第二第三調末句。一曰眼睜睜。一曰語惺惺。冷。眼。語。三字。皆上聲。清清睜惺惺。皆陰字。叶矣。末調末句。卻曰相思兩處一樣淚盈盈。淚字去聲。既啓口便氣盡。不可宛轉。下盈盈又屬陽字。不便于揭。須唱作英字音。乃叶。玉芙蓉末三字。正與此冷清清三字同。南九宮譜用拜月亭中。聖明天子詔賢書作譜。詞隱評云。子詔上去妙。殊誤。蓋詔賢二字。法用上陰。而詔賢是去陽。唱來卻似沼軒故也。兩平聲則如高陽臺官海沈身句。沈字是陽。身字是陰。此句當作仄仄陰陽。今日沈身。則海字之上聲。與沈之陽字相戾。須作身沈乃叶。以此類推。他調可見。大略陰字宜搭上聲。陽字宜搭去聲。如長空萬里換頭。孤影。光聲。愁聽。三句。孤字以陰搭上愁字。以陽搭去。唱來俱妙。燭光字。唱來似狂字。則以陰搭去之故。若易光爲陽字。或易聲爲上聲字。則又叶矣。祝英臺換頭。春晝。知否。今後。三句。上三皆陰。而獨知否好聽。春字則似唇。今字則似禽。正以接下去上二聲不同之故。若易春今爲陽。或易晝後爲上。則又無不叶矣。此下字活法也。又平聲陰則揭起。而陽則抑下。固也。然亦有揭起處。特以陽字爲妙者。如二郎神第四句。第一字。亦是揭調。琵琶誰知別後。連環繁華庭院。澆紗蹉跎到此。明珠徘徊燈側。誰字繁字律字。

揭來俱妙。而蹉字揭來。卻似挫字。蓋此字之揭。其聲吸而入。其揭向內。所以陽字特妙。而陰字之揭。其聲吐而出。如去聲之一往而不返故也。又梁州序第三句第三字。亦似揭起。亦以陽爲妙。如日永紅塵隔斷。與一點風來香滿。風不如紅妙。勝如花第三句第三字亦然。荆釵之豈料登山驀嶺。與浣紗之爲甚。登山涉水。兩登字俱欠妙。餘可類推。此天地自然之妙。呼吸抑揚。轉在幾微間。又不可盡謂揭處決不可用陽也。然古曲陰陽皆合者。亦自無多。卽西廂爲音律之祖。開卷第一句。遊藝中原之原。法常用陰字。今原卻是陽。須作濫字唱乃叶。他可知已。學者各就南北曲譜中。細細斟酌。填入字句。自無聾牙之病矣。

## 第六章 作法上

雜劇傳奇之名。雖昉於金元。顧實創於宋。趙德麟蝶戀花詞。（說見前）以長短韻語。加入微之原文。按節彈唱。則已啓傳奇家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於元耳。自是以後。有院本。有雜劇。有麌弄。名稱滋多。皆見陶宗儀輟耕錄。明人南曲盛行。所作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或又以南詞爲傳奇。北曲爲雜劇。相沿至今。其名未改。雖違本意。顧亦可從。余今所論。爲總言作劇之理。不分傳奇雜劇南詞北曲之名。大抵劇之妙處。在一真字。真也者。切實不浮。感人心脾之謂也。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所以。皆由人心之喜新尙異。戲劇作用。本在規正風俗。顧莊論道德。取語錄格言之糟粕。以求補救社會。此固勢所不能。就人心之所向。而爲無形之規導。則不妨就末流之習。漸返於正。故言新異。但祈不詭於法而已。此真之說也。其次須有風趣。近日人情。畏聽莊論。太史公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言於傳奇中最合。宋人說部中載錢惟演楊億。好爲玉溪體詩。創爲西崑



體。一時臺館諸公。悉爲效法。翕然成風。時有一伶人。飾李玉溪上場。衣服破碎。形容憔悴。曰。我被館閣諸公。擗摭殆盡矣。滿座哄然。又史彌遠當國時。奔競者多。歲時讌集。伶人有飾顏淵者。搔首躊躇曰。夫子之道。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云彌遠。答曰。現在那個不鑽。彌遠。衆爲斂容。諸如此類。最有風趣。設置身當日。亦未有不掩口胡盧者。此卽談言微中也。若掇拾市井謔語。或穢褻不文。則又一無足取。蓋風趣雖不可少。而懲勸要有所歸。設遇未便明言之處。不妨假草木昆蟲之微。以寓扶偏救弊之旨。所謂正告之不足。旁引曲喻之則有餘也。此風趣之說也。曰真曰趣。作劇者不可不知。真所以補風化。趣所以動觀聽。而其要旨。尤在美之一字。此其大概也。至其緊要。則條論之。

(一) 結構宜謹嚴。填詞之道。如行文然。必須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則一部大文。始終潔淨。讀之者。雖覺山重水複。而岡巒起伏。自有迴顧紆徐之致。數十齣中。一齣不能刪。一齣不能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填詞者。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須將全部綱領。布置妥帖。何處可加饒折。何處可設節目。角色分配。如何可以勻稱。排場冷熱。如何可以調劑。通盤籌算。總以脈絡分明。事實離奇爲要。故作傳奇者。不可急急拈毫。袖手於始。方可振筆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

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也。嘗讀近人傳奇。惜其慘淡經營。用心良苦。而終不能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由結構全部規模之未盡善耳。因撫采成說。略述如下。

(甲)戒諷刺 傳奇之作。用代木鐸。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意主勸懲。不常影射。自刻薄者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爲報仇洩恨之具。心所喜者。施以生旦之名。心所惡者。變以淨丑之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形怪狀。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余聞故老言。明王九思附劉瑾。得調吏部文選司。瑾敗。勒令致仕。後復永綢終身。時李東陽柄國。不爲緩頰。九思深恨之。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杜子美沽酒遊春雜劇。力詆西涯。流轉騰湧。一時關隴之士。翕然和之。嘉靖初。纂修實錄。議起九思。或言於朝曰。遊春一劇。李林甫爲西涯相國。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又康對山海。弘治中狀元也。當正德初。李夢陽忤劉瑾。繫詔獄。夢陽求救於對山。對山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乎。乃往謁瑾。爲之排解。李遂得免。瑾敗。康落職。夢陽不一援手。對山恨焉。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而馬中錫又作中山狼傳。於是天下無不知夢陽之負對山也。夫康救李於危急之中。李不思圖報。其

曲固在李。而康以中山狼比夢陽。非特文人輕薄。抑且無容人之量。何快此一時之憤也。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猶或憑空臆造。況真有所指乎。他不具論。卽如琵琶記牡丹亭。固千古之妙文也。或謂琵琶記一書。爲譏王四而作。因其不孝。故傳中一入豪門。致親餓死。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計四王字也。噫。此非君子之言也。凡作傳世之文。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成此倒峽之詞。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明爲人。必有善行可取。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吐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者也。又牡丹亭一書。人謂湯若士譏刺曇陽子而作。若士應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浙中又有一曇陽出現。與一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見沈瓚近事叢殘）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事。而蔣心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此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於是若士此曲。乃爲端人正士所不取。豈知皆子虛烏有乎。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

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卽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其序中亦記太倉相君之語。與靜志居詩話合。可知此說。實是不塙。而後人反言之。鑿鑿豈不可笑。是故作傳奇者。切要滌去此種肺腑。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則令德令聞。始足與元明諸家并壽矣。

(乙)立主腦 傳奇主腦。總在生旦。一切他色。只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一部劇中。有無數人名。究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卽其一人之身。自始至終。又有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所謂傳奇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塙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寶甫西廂記。止爲張君瑞一人而設。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事而生。夫人許婚。張生望配。紅娘勇於作合。皆由於此。是則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記之主腦也。如紅梨記。止爲趙伯疇一人而設。而趙伯疇一人。又只爲題詩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錢孟博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題詩寄情四字。卽作紅梨之主腦也。

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索清澈。脈絡分明。雖機趣橫生。而事實始終整潔。試觀桃花扇。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又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後人作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卽爲此一事而作。於是假託神怪。或糅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遊地獄。六尺氈毼。人鬼參半。皆由好奇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使生旦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余謂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寧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楊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膾炙人口。必欲勉強成四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無梁之屋。亦甚無謂。

(丙)脫窠臼 傳奇者。以奇事可傳也。事若不奇。勢必不傳。何必浪費筆墨。韓文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於文必已出。作文如是。填詞亦然。余嘗讀明人諸曲。往往以婢女代嫁。亦屬厭套。又生必貧困。女必賢淑。先訂朱陳。而女家毀盟。當其時必有一富豪公子。見色垂涎。設計殺生。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然後當場團圓。十部傳奇。五六如此。嘻亦難矣。天下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今古風俗之異宜。又不知凡幾。從此著想。儘有妙文。何必彙

集各劇。東割一段。西竊一段。成此千補百納之敝衣乎。且吾所謂脫窠臼者。蓋欲一新詞場之耳目也。卽論舊劇。元明以來。從無死後還魂之事。玉簫女兩世姻緣。亦是隔世。自湯若士杜麗娘還魂後。頓使排場一新。且於魂遊冥誓諸節。又添出許多妙文。是還魂一節。若士所獨創也。又如桃花扇不令生旦團圓。就中元建醮之際。令生旦各修正果。並云「家國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兒女之情。不能割斷。」真足令人猛省。而填詞之旨尤爲大顯。又開場副末。不用舊日排場。末後餘韻一折。更覺蒼涼悲壯。試問今古傳奇。從來有此場面乎。是特破生旦團圓之成格。東塘所獨創也。（東塘友人顧彩。曾改桃花扇修真入道諸折。使朝宗香君成爲眷屬。東塘嘗貽書道謝。自余觀之。眞黑漆斷紋琴而已。）是故窠臼云者。非特竊取排場也。卽通本無一獨創之格。亦是窠臼。填詞一道。文人下筆。欲詞采富麗。恢恢乎游刃有餘。而欲排場嶄新。則難之又難。蓋此皆優伶之事。不甚措意。而所失卽在此。不可不審慎出之也。

（丁）密針線 傳奇全本。統計不下數十折。此數十折中。關目孔多。事實頗煩。而於起伏照應之處。須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無縫天衣。不着一針線痕迹。方是妙文。昔人謂作劇如作

衣。其初則以完全者翦碎。其後則以翦碎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卽如西廂。不先將鄭恆安置妥帖。直至憤爭婚姻。觸階而死。殊爲情理不合。琵琶尤甚。子中狀頭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古人尙有此失。今人可勿留意。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布置周到。其起伏照應。如作一篇文字然。骨肉停勻。情理周到。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

(戊)減頭緒 頭緒繁。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間。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線索既紊。將使觀場者。茫然不知其事之始末。且劇中止有生旦淨丑諸角。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場上角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角色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舊劇中如屠赤水之曇花記。木西來固爲主任腳色。而貪襲仙佛話頭。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頭緒不明。故當時有點鬼簿之誚。又如吳石渠五種。以綠牡丹爲簡明。通本關目。止爲綠牡丹一枝。沈重之衡文。瑤草之捉刀。二才媛之憐才。皆別有一種緊湊縝密之致。而尤能別開生面。試問

隔簾試婿。古今有是事否。此因頭緒不繁。故能步步入勝也。餘如情郵一記。已覺煩瑣。療妬羹食用小青本傳。遂至不能擇別。雖齣齣俱佳。只可作散套觀。非所論於傳奇矣。他劇中犯此者至多。不勝枚舉。學者宜避此病。方爲上乘。

(已)均勞逸 傳奇中腳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腳色遂繁。生有老生冠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搵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區別。惟丑則一耳。統計十有三門。今人謂十門腳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腳色。大率以一人終始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色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析亦細。而每一部中。所蓄伶人。各色均不下七八人。故凡演一劇。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腳也。第幾折宜用冠生。第幾折宜用巾生。同一旦腳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字蹟之何若。而後定爲某腳某腳也。是則崑劇中之角自。已較弋陽海鹽諸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邈。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析至細。而其所任之責。會不少輕焉。是以填詞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生爲主角。則下一折再不可用生矣。上



一折且爲主角。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角矣。他角色亦然。此其故有二。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衣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設使前後二折。同是一角色任之。衣飾服御。無一更換。猶可勉強而行。倘若必須更換。則萬萬來不及。前折下場。與後折上場。爲時不過三五分鐘。以極短極促之時間。而更換最難穿戴之服飾。雖十手猶不能爲也。文人填詞。能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經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讀名家傳奇。此失獨多。湯若士之紫釵。徐榆村之鏡光綠。更多是病。此所以不能通常開演也。

(庚)酌事實 傳奇家門。副末開場。必云演那朝故事。那本傳奇。明人院本。無不如是也。其云故事。必係取古人事實譜之。非憑空結撰可知。顧文人好奇。喜作狡獪。於是有臆造之事。怪幻百出。以恣肆其文字者。蓋古人往事。未便改易。填詞者須以文就事。不可自行增損。不如臆造之可以舉動自由也。惟當注意者。用故事則一事不可蹈虛。用臆造則一事不可徵實。此當奉爲科律。所謂一事不可蹈虛者。蓋既用前人故事。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矣。則凡時代朋舊輿地盜賊刀兵衣服。及關涉其人一切諸事。皆當鑿鑿可據。雖在科譚之間。亦不可杜撰一語。此卽實則實到底之謂也。所

謂一事不可徵實者。蓋全本既純是臆說。是其人其事。已在子虛烏有之列。即使攷考時地。終難取信。不若鼓我筆機。使通本可泣可歌之爲愈也。此卽虛則虛到底之謂也。虛實二義。填詞者於未下筆時。必先認定。切莫自亂其例。舊傳奇中。用故事最勝者。莫如桃花扇。用臆說最勝者。莫如牡丹亭。桃花扇所用事實。俱見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據數十條。東塘自記明晰矣。抑知記中所有纖小科譚。亦皆有所本乎。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王鐸楷書燕子箋。今尙藏無錫某宦家。卽如阮大鍼之路斃仙霞嶺。藍田叔之寄居媚香樓。亦各有所本。蓋幾幾乎無語不徵實矣。牡丹亭杜麗娘。以一夢感情。生死不渝。亦已動人情致。而又寫道院幽媾之悽豔。野店合昏之潦草。無不入情入理。惟虜謀之立馬吳山。李全之鬪兵淮潁。則確有其事。但此爲本書之輔佐。不足爲全書之玷。二書一實一虛。各極其妙。余每讀其文。輒有季札觀止之嘆。此亦天下之公論也。明人院本。頗喜采唐人小說。如梅鼎祚之玉合記。(譜章臺柳本事)崑崙奴。(譜紅綃事)陸天池之明珠記。(譜劉無雙事)梅孝已之酒家備。(譜李固之子李燮事)張鳳翼之紅拂記。(譜李衛公事)皆取唐人本傳點綴之。證塙語妙。後之作者。不能及也。顧亦有至不堪者。若顧大典之青衫記。(譜白太傅琵琶行事)

汪廷訥之獅吼記。(譜方山子陳季常事)令人不堪終卷矣。青衫以白樂天素眷此伎。中經喪亂。伎委身江西茶客。樂天送客潯陽。乃遇此伎。卒復團圓云云。通本荒唐。全無是處。雖承馬東籬青衫淚之謬。然既改北爲南。何不徵引本傳。撫拾元和年事。可以傳信後人乎。獅吼以東坡方山子傳爲主。其中摹寫懼內情形。至堪噴飯。且強拉東坡贈妾季常。柳氏闖威。無可發洩。憤怒成病。病中遍遊地獄。知一生妬嫉。死後必受冥罰。遂幡然改悔。卒爲賢婦。總其旨歸。只因方山子傳中。有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一語。及蘇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二句。遂演出無數醜態惡態。不謂才儉不可矣。是以詞家所譜事實。宜合于情理之中。最妙以前人說部中。可感可泣有關風化之事。揆情度理。飾以文藻。則感動人心。改易風俗。其功可券也。且以愚意論之。用故事較臆造爲易。何也。故事已有古人成作在前。其篇幅結構。不必自我用心。但就原文編次。自無前後不稱之病。較之自造一事。須將事實布置妥貼者。其勞逸懸殊。事半功倍。此之謂也。

(二)詞采宜超妙。填詞一道。本是詞章家事。詞采一層。蓋無不優爲之。顧亦有難言者。詞之與詩。所用典雅各話頭。尙有可以通用之處。試閱五季兩宋之詞。雖有工拙。而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

曲則不然。有雅有俗。雅則非若詩餘之雅也。書卷典故。無一不可運用。而無一可以堆垛。卽如清真詞。瑞龍吟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又瑣窗寒之風燈零亂。少年羈旅。此絕妙好辭也。試入之曲文中。則反嫌不稱。以曲中所長。在乎超脫。正不必情韻含蓄勝人。至於俗亦非一味俚俗已也。俗中尤須有雅韻。蓋淨丑口吻。最難摹寫。非若生旦。可以文言見長。身不讀書。何必作才語相向乎。惟出語十分粗鄙。卻又不登大雅之堂。若南西廂之遊殿鬧齋。紅梨之皂隸請宴。但顧坐客之胡盧。不顧雅人之唾棄。則又不然。觀昔人論詩餘之道。上不類詩。下不類曲。然則曲與詞。本是截然不同。今人不知詞曲之分。專以風雲月露諸豔語。點綴成套。自謂絕世正文。直是南轅北轍。舊劇中如范香令夢花酣花筵賺等曲。字字研鍊。而復渾灑流轉。此境本易學到。最不可解者。水滸記活捉一折而已。水滸爲吳門許自昌撰。不識何以貪用死書若此。其首曲云。「馬嵬埋玉。珠樓墮粉。玉鏡鸞空塵影。莫愁歛恨。枉稱南國佳人。便做鑿經癩髓。絃續鸞膠。怎濟得鄂被爐香冷。可憐那章臺人去也。一片塵。銅雀淒涼起暮雲。聽碧落。簫聲隱。色絲誰讀。懨懨命。花不醉下泉人。」此曲只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卻是絕妙文字。餘則以垛堆爲能事。深無足取。一句一曲。辭意已先晦澀矣。試問馬嵬坡。綠珠樓。莫愁湖。癩髓。鸞膠。及鄂君彼章臺柳。

等故事。閻婆惜以不甚識字之女子。能否知之。且其中所押之韻。真文庚亭。模糊一片。而猶有人目爲妙文者。吾所不解也。然猶有可諉者。曲係旦兒。不妨用文言也。乃張又遠以一衙門書吏。且又飾一副淨。而其所填之曲。則又全是書。卷曲云。「莫不是向坐懷柳下潛身。莫不是過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仙從少室。訪孝廉封陟飛塵。」按曲中坐懷不亂。是柳下惠事。戶外停輪。是蘧伯玉事。紅拂越府。是李衛公事。封陟遇仙。是上元夫人事。張文遠果知之否。且以副淨腳色。而歌此典麗華瞻之曲。合乎否乎。此曲真無可解責矣。余非好與古人爲難也。旣爲詞人立一正鵠。自當舉一正宗。雅則宜淺顯。俗則宜蘊藉。此曲家所宜研究者也。一部傳奇。短則十數折。長則數十折。每折又必須五六曲。若如許先生之語。語用典。亦太費力。此則填詞貴淺顯之說也。傳奇爲警世之文。固宜彰善癉惡。俾社會上有所裨益。顧注全力於勸善果報。則又未免有頭巾腐氣矣。傳奇而有腐氣。尙何文字之足論。欲免腐氣。全在機神風趣。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宛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作者逐句湊成。觀者亦逐段記憶。此病犯者孔多。由於下筆之先。未將全部情由布置。而復貪作曲文故也。局機不整。通本減色矣。至於趣之一事。最難形容。無論豔情之曲。不可帶道學語氣。卽

如談忠說孝。或摹寫節烈之事。所作曲白。亦不可走到呆板一路。要使其人鬚眉如生。而又風趣悠然。方算出色當行之作。桃花扇沉江一折。譜史可法死節。是何等慘事。而其曲云。撇下俺斷蓬船。丟下俺無家犬。下文云。看空江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又尾云。山雲變。江岸遷。一霎時忠魂不見。寒食何人知墓田。讀之令人慷慨泣下。無一語憔悴可憐。如見閹部從容就死之狀。末云寒食墓田。則又淒涼欲絕。感人心脾。無他。機趣流利也。若通首泛作名教中語。則反成一種不規則之格言。安能激動觀場諸人之心乎。故填詞者須有跌宕風流之致。雖存扶持名教之旨。切不可爲迂腐可鄙之詞。元陳剛中論人品。有云抑聖爲狂。寓哭於笑。作傳奇者。亦須如是。此填詞重機趣之說也。且一本傳奇。至少須有七八人。說何人宜肖何人。議某事宜切某事。賦風不宜說月。賞花不宜說草。要使所填詞曲賓白。確肖此人此事。爲他人他事所不可移動。方爲妙文。詩古文辭。總宜貼切。填詞何獨不然。同場大曲。如念奴嬌序梁州新郎之類。一部傳中。儘有一二公共語。若合婚稱慶諸作。可不具論。其他各曲。雖一小引。或一過脈小曲。亦不可草草填去。試看還魂記老駝口中語。使可知矣。老駝在牡丹亭中。是一不甚重要之人。而記中凡涉老駝諸曲。如決謁索元問路等諸曲。竟無一

字輕率者。可見作曲須切題也。決謁曲文云。俺驀駝風味。種園家世。雖不能展腳伸腰。也和你鞠躬盡瘁。句句是駝背口吻。能移他人口中否。又如蔣心餘之九種曲。空谷香與香祖樓。所紀事跡。大致相同。若蘭之與夢蘭。同一薄命女子也。兩家夫人。同一賢德淑媛也。孫虎與李蚓同一繼父也。紅絲高架。同一忠僕也。使各作一篇小傳。尙難分別兩樣筆墨。況在傳奇洋洋灑灑。成數十折之文章哉。乃各爲寫生。面目又各不同。若蘭之語。偏移不得夢蘭口中。夢蘭之意。又移不得若蘭心裏。各有苦況。各有難處。此等妙曲。直可追步湯臨川。豈獨俯視阮百子。此無他。祇各人情景。爲之設身處地著想。故能親切不浮如是也。此填詞重點貼切之說也。曰淺顯。曰機趣。曰貼切。爲詞家所重要者。而要其指歸。則在於入情入理。情理俱到。斯爲上乘。蓋情發一人之思。理窮萬事之變。人倫日用之間。至有可記者。正不必索諸聞見之外。以荒唐文簡陋也。惟尙有一事。詞采上更當注意者。拗句是也。何謂拗句。卽曲中偶有一二語。讀之平仄拗戾。棘棘不能上口者是。凡遇此等句。填詞時尤宜注意。如集賢賓之第一句。必須平平去上平去平。長拍之第六句。必須四上聲字。下山虎平仄。一字不可更改。諸如此類。南曲譜中。皆注釋詳明。易於檢討。不過當作曲時。若作此等拗句。更宜加倍烹鍊。而復出以自然而已。或曰。旣須烹鍊。又

云自然。二事不類。何能并爲一法乎。曰。君嘗讀四夢乎。紫釵記通本皆用此法也。其第一折玉芙蓉云。椒花媚早春。屠蘇偏讓少年人。簇御林云和東風吹綻了袍花襯。尾云。眉黃喜入春多分。酒冷香銷少箇人。字字皆烹鍊。字字皆自然也。蓋烹鍊者筆意。自然者筆機。意機交美。斯爲妙句。若只顧烹鍊。乃至語意晦塞。是違填詞貴淺顯之道矣。

(三)賓白宜優美。自來填詞。止重曲詞。置賓白於不問。作者輒隨筆雜湊。不能引起人優美觀念。其意謂既是賓白。明言白文處於賓位。可以稍省心力也。且元人雜劇中。以賓白敘事。以詞曲寫情。每折之首。先將此一折中人。出場齊備。說明事跡。而後作大套長曲。是故賓白僅供點清眉目之用。似乎不必求工。噫。爲此說者。真謬見也。亦思元雜劇之演法。與近今傳奇演法大異乎。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專司歌唱。其餘賓白諸人。環侍左右。先是司賓白者出場。使兩旁分立。徐待一折中人登場齊集。然後正末登場。引吭高歌。衆人或和歌。或介白。其有邦老李兒。(邦老卽南曲中之副淨。李兒卽南詞中之末外。)與正末爲難事者。方出位演出。而旁侍者依然也。非若今日演戲之狀也。據是則賓白在元劇。惟爲點清眉目而設。誠不必求工。即使每折抹去賓白。單讀曲詞。亦皆一氣呵成。雖不用



賓白亦文理周匝。惟在今日。則情形不同。傳奇一折。唱者多人。曲白既不分司。步立亦無定位。主戲固屬費力。搭頭亦要傳神。（俗以每折重要腳色爲主戲。不重要諸人謂之搭頭。）若賓白不工。則唱時可聽。演時難看。且場面一冷。亦引不起曲情。此賓白不可不工者一也。元詞用力在絃索。字多腔簡。一人司唱。雖曲文甚長。亦可一洩而盡。至崑調悠揚。一字數轉。數人分唱。仍苦其勞。曲中所有賓白。萬不可少。一則節唱者之勞。二則宣曲文之意。非如元劇。止供和聲介曲之用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二也。元人各曲。善用騰挪之法。每一套中。其開首數曲。必裝點飽滿。而於本事上。入手時不卽擒題。須至四五曲後。方才說到。是一套曲文。不啻一篇文字。不必上下文換一曲牌。更別換一意思也。故視賓白爲無足輕重。南詞則一套之中。唱者多人。意境勢難合一。不獨生旦同場。必須分清口角。卽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詞亦須各有分寸。名爲一套。實則一曲一意。而於關捩轉折之處。能顯其優美之趣者。全在賓白。設陽春白雪之曲詞。而下里巴人之談吐。不幾令人失笑乎。且曲中詞句。歌唱時絲竹嗷嘈。一時未必領會。十分佳妙。祇顯七分。若賓白則一字一語。人人皆知。不分雅俗。使翰苑衣冠。而市井吐屬。聽者有不齒冷乎。況當筆酣墨飽之際。往往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詞句亦十分暢達。加倍生色者。是

曲之佳否。亦繫於賓白也。此賓白之不可不工者三也。惟賓白如何能工。則確有難言者。曲有譜韻可守。白文則無之。曲有平仄可遵。白則有時要分平仄。有時儘可不拘。卽偶用小詞小詩。又不妨襲用古人成作。或改易一二字。似乎做賓白。較詞曲爲易。顧往往文人作傳奇。曲則仍舊本歌唱。而賓白則全行移易。如殺狗尋親及白兔諸古本。其中賓白。幾無一字相同者。何哉。蓋由作者卑視賓白。且以輕心出之耳。賓白雖不論平仄。顧亦須協律調聲。例如傳奇第一折。長引子下。必有一段長白。俗名定場白。白中必有三四聯四六句。語語須調平仄。此凡能作傳奇者。無不知之矣。抑知賓白中調聲協律之處。不獨首折中之定場白乎。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必須要用仄。連用二平。則聲音壅塞。不能動聽矣。今試擇一幼稚生。令讀一篇四六文。必且對仗不整。平仄不協。上下倒置。夫平仄調協之四六文。使不明文理對仗者讀之。猶且動輒乖方。況俗人本無文理。而以平仄不合之賓白。責以委宛動人。不幾如卻行求前哉。夫歌舞之佳與不佳。爲俗人之責。文字之合用不合用。此是文人之責。不能全委諸優人也。或曰。子言賓白亦須調協平仄。敬聞命矣。何以又言有時不分也。曰。皆是也。傳奇中情節錯雜。往往限於事實。不盡可繩以平仄。此亦應變從權之道。又丑淨花面口吻。亦有諧合平仄。反覺斯

文。周身不稱者。比中變換之妙。操縱在心。不可以言語傳也。總之生旦之白宜諧。淨丑之白宜寬。會心人自能領悟耳。此賓白須諧平仄之說也。傳奇中之有生旦與淨丑。所以分別君子小人。使人一望而知賢不肖也。是故作生旦之曲白。務求其雅。作淨丑之曲白。務求其俗。諺語云。作那等人。說那等話。此語竟似專爲傳奇而發。無論彼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思。卽遇立心邪僻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作邪僻之想。要須心曲隱微。隨口唾出。如吳道子之寫生。鬚眉畢現。斯爲得之。願如近世詞家。摹寫生旦。則隻乎莫尙。規撫淨丑。則戛乎其難。此無他。因填詞者係文人。祇能就風雅一方面着想。若淨丑則齷齪瑣碎。頗難下筆。非惟書卷氣息一些都不能闖入筆端。卽如詩頭曲尾市井猥談。下至籤訣星曆卜筮千字文百家姓八股尺牘等。一切無謂之口頭禪語。無一不當熟悉。故淨丑曲文。已倍難於生旦。而其賓白。則難之又難。此所以淨丑曲白。工者少也。余謂淨丑曲白。不作則已。作則勿畏其難。務求其肖。體貼物情。摹寫世態。一字不安。立時改易。此賓白須肖似之說也。又傳奇中南北各曲。用法無定。則賓白中字音。亦須依曲之南北。而分定其聲音。何也。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今人但知曲內宜分。不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乎。此折爲南曲。則賓白悉當用南音。此折爲北曲。則賓

白悉常用北音。今人念北曲中賓白輒以南音就之。歌場頗多。殊堪發矇。玉茗邯鄲度世一折。（俗名掃花三醉）此北曲也。開場呂純陽一段定場白。字字應作北音。（北音非北京話）至於入聲諸字。尤須謹嚴。口中自蓬島何曾見一人起。至何姑笑舞而來云云。不下四百餘字。如此長白。原是費力。乃今之歌者。滿口胡柴。實是夢譫。余此說爲全套南曲。與全套北曲言之。若南北合套。則可以不拘。（南北合套爲元末沈和所創）是賓白之字音宜慎也。我國幅員廣大。言語頗難一致。吳越方言。不通於秦晉。燕齊土語。又不通於關隴。填詞家局故鄉之聞見。肆梓里之科譚。乃至聽者茫然。不能一解。人頤者。多用方言之過也。余以爲填詞用韻。既一本中州。則賓白亦當以中州音爲斷。院本中淨丑口角。往往以蘇州口語出之。亦是厭套。此以填詞者南人居多。而南人中又以蘇人爲多。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故搖筆卽來。一也。淨丑口角。其出語總以發笑爲主。填詞者既係南人。自當取悅鄉人之耳。若用中州之音。恐聽者未必雅俗俱解。二也。不知曲中韻律。既不專用鄉音。則白中字眼。亦當一律。曲白兩音。終非所宜。但使作者於賓白及科介之際。將鄉土之語。逐一檢點刪削。則自無此等病矣。此賓白之方言宜少也。以上數則。皆填詞者應守者。既備述於右。尚有一事。則劇中一切科譚處也。科譚之道。

雖不可雅。雅則令人難解。然亦不可太俗。俗則令人欲嘔。前人院本。遇科諱處。輒書隨意作科諱數字。令伶工自作。俾得卽景言情。可以一新耳目。但今伶工。輒不能文。於作者之旨。不能領會。點金成鐵。所在多有。惟孔東堂桃花扇。科諱出自己作。不許伶人增損。其意誠是。然通本殊少解頤語。此以知科諱雖小道。其難且過填詞也。今人逢科諱。往往作淫褻語。以便引人發笑。有房中不能出口之語。公然播諸大庭。廣衆之前者。此亦有關風化也。亟宜避去。

## 第七章 作法下

南曲自梁魏創立水磨調後。其作法大有變革。良輔僅點琵琶記板。而不點幽閨記板。（幽閨爲施君美作。君美名惠。）故詞家宜恪守琵琶。惟東嘉用韻夾雜。不盡可依。取舍從違之際。頗費裁酌。非老於詞學者。不無窒礙。舊譜中最知名者。曰南音三籟。曰骷髏格。曰九宮譜。俱不盛傳。惟沈寧庵之南九宮譜。沈伯明之南詞新譜。藏書家間有儲弃者。顧亦不多見矣。余謂諸譜論詞句之格式。雖詳。而於填詞時按譜尋聲之道。尙未深論。是猶有罅漏也。康熙時南詞定律一書。考訂最精。填詞者當以此爲樣本。（今人填詞。率取舊本傳奇。如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數部作樣本。或取長生殿與倚娃樓七種者。亦有之。余謂牡丹亭襯字太多。桃花扇平仄欠合。皆未便效法。惟學長生殿。尙無紕繆。）庶有所依據。不誤歧塗也。尙有數事。爲備論之。

（一）詞牌之體式宜別也。詞牌諸名。備載各譜。茲所謂體式者。蓋自來沿誤之處。自應辨別而

已。每一牌必有一定之聲。移動不得些微。往往有標名某宮某曲。而所作句法。全非本調者。令人無從製譜。此不得以不知音三字諉罪也。（此誤牡丹亭最多。多一句。少一句。觸目皆是。故葉懷庭改作集曲。）又傳奇情節。某處宜悲戚。某處宜歡樂。某處宜用急曲。某處宜用慢曲。皆各視劇情酌用之。今一切不論。任取一曲填之。以致丑角或唱懶畫眉。生旦反用普賢歌。張冠李戴。實爲笑柄。故體式不可不知。今略舉數例。如點絳脣。引子也。南曲中屬於黃鐘宮也。琵琶陳情（俗名辭朝）折內云。「月淡星稀。建章宮裏千門曉。御爐煙裊。隱隱鳴梢杏。」此真黃鐘引子之正格。故建章宮裏之裏字。並不押韻。顯與北曲之仙呂點絳脣大異也。顧今之歌者。皆用六凡工度之。則南詞之黃鐘點絳脣。盡變爲仙呂點絳脣矣。又如正宮傾杯序。其第一句爲四字叶韻者。元人所作。無不如是也。至明景泰時。丘瓊山所作之綱常記。用傾杯序。第一句爲步躡雲霄。句際聖朝。讀叨沐恩波浩。此正元調體式。不知何人。妄以此二句。改作步躡雲霄際聖朝。句叨沐恩波浩。句既不顧文理。又不顧句法。直至今日。牢不可破。卽淹雅如楊升庵。亦承其訛。升庵陶情樂府內傾杯序云。隔牆新月上梅花。句繡閣吹燈罷。可知此誤。由來舊矣。又如針線箱與解三醒。其實一牌也。針線箱八句二十八板。解三醒亦八句二十八板。其所以名

針線箱者。實始於古曲東牆記。詞云「爲薄情、使人縈繫。終日把圍屏、悶倚懶懶頓覺貪春睡。一日瘦如一日。有時重整殘針、指拈起、東來忘卻西香闌裏、悶無言空對針線箱兒。」詞中點畫處爲板、爲頭板、爲腰板、爲截板。末句有針線箱三字。遂以爲名。其實與解三醒有何區別。味者以解三醒屬仙呂。以針線箱屬南呂。殊不知笛色同用六調。如何能入仙呂。此大憤憤也。又如西廂之佳期折。所用十二紅。卽小姐小姐多丰采一支。係仙呂集曲。非商調集曲。其第一牌醉扶歸是仙呂宮也。凡集曲總以第一牌爲標準。第一牌爲某宮。則以下諸曲。宜均在此宮。若犯別調之曲。亦須取笛色相同者。既是仙呂。則笛色當用小工。今律以所犯牌名。雜出不倫。紕繆甚多。且笛色又用凡字調。則一若南呂宮矣。葉懷庭云。佳期曲刺謬不少。今驟然訂正。恐有郢客寡和之憾。姑仍舊貫。識者無譏。則此曲之誤。懷庭固知之焉。李笠翁譏此曲爲鄙俗。猶從文字着想。實則豈僅鄙俗二字足蔽之哉。南詞定律。以此曲屬仙呂犯調。竊當不易。並分註各牌。以醉扶歸。憶黃花。皂羅袍。傍妝台。要鮑老。羅帳裏坐。江兒水。玉嬌枝。山坡羊。東甌令。排歌。太平歌。諸名。逐句配合。尤爲允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取其最著者言之。已如此繁夥矣。

(二) 曲音之卑亢宜調也。南曲之聲。最易辨析。而亦最不易辨析。何也。以宮調論。則每宮有每



宮之聲。至易分辨。以每支論。則同屬一宮之曲。其聲有不能分辨者。要在句法板式之間。尋其異同之處而已。如武忒令之與園林好。鶯啼序之與集賢賓。好事近之與泣顏回。乍聽其聲。幾難分別。直至察其板式。乃能清晰。故填詞家凡遇聲音相類之曲。其四聲陰陽。寧守定舊譜。可免舛錯。大抵字音與曲調。整然相反。四聲中字音。以上聲爲最高。而在曲調中。則上聲諸字。反處極低之度。又去聲之音。讀之似覺最低。不知在曲調中。則去聲最易發調。最易動聽。故逢去上兩字連用之處。（謂一句中相連處）用上去者最佳。用上去者次之。所謂卑亢之間。最難聯貫也。凡事自上而下較易。自下而上較難。自去聲至上聲。由上而下也。自上聲至去聲。由下而上也。所以去上之聲。必優於上去。總之就曲調之高低。以律字音之卑亢。調之低者。宜用上聲字。調之高者。宜用去聲字。總以文字優美爲旨。能上聲字少用。則所填諸詞。無不可被絃管矣。

更有一事當注意者。前曲與後曲聯綴之處。不獨與別宮曲聯絡。有卑亢不相入之理。卽同宮同調。亦有高低不同者。同一雙調也。步步嬌之高亢。與朝元令之低抑。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故自來曲家。卒未有以此二曲聯爲一套者。牡丹亭冥誓折。所用諸曲。有仙呂者。有黃鐘者。強聯一處。雜出無序。

納書楹節去數曲。始合管絃。以若士之才。而疏於曲律如是。甚矣填詞之難也。

(三) 曲中之板式宜檢也。板拍所以爲曲中之節奏。北曲無定式。視文字中襯字之多少爲衡。所謂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則每宮每支。除引子及本宮賺不是路外。無一不立有定式。如仙呂宮之河傳序。共三十二板。桂枝香二十三板。其下板處。各有一定不可移動之處。謂之板式。(每曲第幾字下板毫無假借) 文人善歌者少。往往不明板式之理。或任意多加襯字。(襯字詳後文十知篇中) 以上一板與下一板相隔太遠。遂令唱者趕板不及。甚則落腔出調者。皆填詞時不檢板式之病也。欲免此病。只在未填詞之先。將欲填之曲檢出。細察此曲之板式。其疏密若何。若板式至簡。或上句之末一板。與下句之第一板。中間隔多字者。則下句之首。萬不可再加襯字矣。今姑舉一例以明之。如仙呂桂枝香。共十一句二十三板。琵琶拒昏折云。「書生愚見。忒不通變。不肯坦腹東牀。漫自去哀求。金殿想他們。就裏他們。就裏將人輕賤。非爹胡纏。怕被人傳相府。公侯女。不能嫁狀元。」第一句書生愚見。與第二句忒不通變。下板處。同在第一字與第四字上。而見字一板。與忒字一板。恰好相聯。故桂枝香曲。第二句上。不妨加幾個襯字。歌詩兩板相去甚近。儘趕得上板也。將人輕賤非爹胡纏二句亦然。而

被人傳之被字一板。與上句纏字一板。又是相聯。故亦可加入襯字。相府公侯女不能嫁狀元二句。其  
女字一板。與不字一板。又是相聯。亦可加入襯字。再以紅梨亭會折證之。自豁然矣。詞云「月圓明鏡。  
好笑我貪杯。酌。酌。忽聽窗外。啁啾。似喚我玉人名姓。我魂飛魄驚。我魂飛魄驚。便欲私窺動靜。爭奈我  
酒魂難定。我睡。嘗騰。只落得細數。三更漏長。吁千百聲。」詞中所用好笑我。便欲爭奈我。只落得。諸字。  
皆是襯字。皆就板式緊密處加入之。歌者全不費力。且反有疏密清逸之致。此真詞林老手也。（紅梨  
爲明徐復祚撰。復祚字陽初。自號洛誦生。常熟人。所作頗多。以一文錢紅梨爲佳。）

（四）曲牌之套數宜酌也。南曲套數。至無一定。然自梁泊龍江東白苧詞後。其聯絡貫串處。又  
似有一定不可更改之處。大抵小齣可以不拘。（所謂小齣者。爲丑淨過脈戲。俗謂之饒戲。或用駐雲  
飛數支。每支換韻者。如長生殿看襪之類。或用水底魚數支。有換韻有不換韻。如長生殿陷關之類是  
也。）大齣則全套曲牌。各有定次。前後聯串。不能倒置。（若用集曲。則亦可不拘。如獨占之十二紅。散  
曲之巫山十二峯。思鄉之雁魚錦是也。）作者順其次序。按譜填之。不可自作聰明。致有冠履倒易之  
誚。惟用同牌曲四支。與換頭並用者。則尾聲可以不用矣。琵琶中如規奴之祝英臺四支。梳妝之風雲

會四朝元四支。登程之甘州歌四支。及紫釵中插釵之綿搭絮四支皆是也。顧問亦有用尾聲者。文人筆墨歌舞之際。一時收束不來。明知破例爲之而已。蓋南曲套數之收束。全在尾聲之得宜。沈寧庵作南曲譜。其於尾聲。再三注意。詞人填詞時。至尾聲處。已是強弩之末。其能與會淋漓。如前所云收束不來者。十中難見一二也。故填詞家若欲套數得宜。牌名勻稱者。宜取元明以來傳奇散曲效法之。所謂效法者。當擇傳奇散曲中之佳者。如琵琶幽閨浣紗諸記是也。先將戲中情節悲歡喜怒之異。辨析清楚。然後擇定用某宮某套。（如仙呂宮之忒忒令一套。宜清新綿邈。越調之小桃紅一套。宜洶瀉冷笑。皆詳南曲譜中。）再將南詞定律。檢出所用各曲。依譜填之。則自無位音舛錯之病。雖然。此特爲守定舊譜成套而言也。若欲自立新套。則尾聲不可不注重矣。卽如仙呂一宮。其舊套所存者尙多。如步步嬌醉扶歸皂羅袍好姐姐尾聲一套。或忒忒令一套。或疊字錦一套。普通所用者。不下六七套。至於自聯套數。則前後位置。頗宜斟酌。而尾聲平仄。尤須因時制宜。不可拘定舊式焉。大抵曲有粗細。細者可用贈板。宜置前列。粗者僅用正板。宜列後幅。尾聲則視所用宮調爲準。說詳後十知篇。（凡尾聲總用十二板。無論句法。若何統計。總不出此數。故又謂十二時。又謂意不盡。）

以上四條。爲南曲家必須留意處。非謂以此範天下之人也。套式之最不可遵守者。莫如李日華之南西廂。何也。西廂之所以改爲南曲者。以王實甫北詞。止便於絃索。不利於笙笛。止便於弋陽俗腔。不利於崑調雅奏。日華卽以北詞之句讀。改爲南詞之音律。可謂煞費苦心。顧以字句之勉強。本宮套中不能聯絡者。往往借別宮調中。與北詞原文句法相類之曲。（如寄生草改爲江兒水之類。）任填一曲。乃至套式前後。高卑不倫。一折之中。出宮犯調。至少終有一二處。學者苟照此填詞。未有不聲律怪異者。萬不可從。

## 第八章 論韻

欲明曲韻者。先須識聲音韻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故古來律學之士。于聲與音。雖討論至精。而唯審韻尤兢兢焉。然韻理精微。而法又煩苛。又古今詩騷詞曲。體質不同。因造損益。相沿亦異。擬爲指示。益增眩惑。今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以六條。簡之則統韻之繁。精之則悉韻之變。標位明白。庶伸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歛唇。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韻也。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展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微如笑狀。作收韻也。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唇者。口半啓半閉。聚斂其唇。作收韻也。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齶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上齶。作收韻也。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

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韻是也。閉口者。卻閉其口作收韻也。侵覃鹽咸四韻是也。凡三十平聲已盡於此。上去卽可緣是推之。唯入聲有異。因列唐人韻四聲表以鈎稽之。斯理盡矣。凡是六條。其本條之內。往往可通。其外者卽不相借假。或有通者。必竟作別讀。乃相通耳。古今韻學。雖合遞變。原其大略。不外於斯。能緣是六條。極求精詣。一貫之悟。於是乎在。因先列唐人韻目。後列四聲表。

唐人韻目

上平聲十五部 據孫愐唐韻目而更詳唐人  
所併用者凡一百零七部

一東 二冬 鍾併用 三江 四支 脂之併用 五微 六魚 七虞 模併用 八齊 九佳 皆併用 十灰 咍併用

十一真 諄臻殷併用 十二文 十三元 魂痕併用 十四寒 桓併用 十五刪 山併用

下平聲十五部

一先 仙併用 二蕭 宵併用 三肴 四豪 五歌 戈併用 六麻 七陽 唐併用 八庚 耕清併用 九青 十蒸 登併用

上聲三十部

第八章 論韻

一董 二腫 三講 四紙旨止併用 五尾 六語 七麩姥併用 八薺 九蟹 十賄淘併用 十一

軫準隱併用 十二吻 十三阮 十四旱緩併用 十五潛 十六銑彌併用 十七篠小併用 十八巧 十九

皓 二十弩果併用 二十一馬 二十二養蕩併用 二十三梗耿靜併用 二十四迥 二十五拯等併用 二十

六有厚勳併用 二十七寢 二十八敢 二十九琰忝嚴併用 三十謙檻范併用

去聲三十部

一送 二宋用併 三絳 四寘至志併用 五未 六御 七遇馨併用 八霽祭併用 九泰卦怪夫併用 十

隊代廢併用 十一震稕淑併用 十二問 十三願懇恨併用 十四翰換併用 十五諫綱併用 十六霰線併用 十七嘯

笑併用 十八效 十九號 二十箇鍋併用 二十一碼 二十二漾宕併用 二十三映諍勁併用 二十四徑

二十五證證併用 二十六宥候幼併用 二十七沁 二十八勘闕併用 二十九豔榛儼併用 三十陷鑑梵併用

入聲十七部

一屋 二沃塌併用 三覺 四質術禡併用 五物迄併用 六月沒併用 七曷末併用 八黠鑑併用 九屑薛併用

十藥鐸併用 十一陌麥昔併用 十二錫 十三職德併用 十四緝 十五合盍併用 十六葉帖業併用 十七洽智併用



稱唐人韻者。別於孫愐之唐韻也。愐韻本冬復有鍾。支復有脂之者。殆是沈約之古本。今既併用。爲一百七部。平三十。上三十。去三十。入十七。細案唐人用韻。無弗相符。故列其目。

四聲表者。統四聲於六條者也。六條者。穿鼻展輔之分。計凡六也。何以託諸唐韻。因古近之適中也。其法一經一緯。六條爲經。四聲緯之。其表韻之理有二。一曰案文。二曰尋聲。夫穿鼻抵齶無入。故入之部少。然入與三聲。又不相爲倫。故表韻莫難於判入。質之承寘。顯矣。猶親嫡也。質去聲爲交質之質。即四寘之音也。邳姪之屬從至。岑踈之屬從粹。此案文得之也。思入爲蝨。雖入爲栗。此尋聲得之也。陌則半寘半泰。何也。易。即容易之易爲入也。刺。即刺客之刺爲入也。此從寘來者也。畫之去聲在泰。陌有益隘。泰有隘檻。文與聲俱近也。又如白伯魄客之屬。曲韻俱派入皆來。而曲韻皆來。即詩韻佳灰。又可引伸其類者也。夫泰佳之裔也。此所以半寘半泰也。職則半寘半泰半隊。何也。食織之去聲皆在寘。而億臆從意。意。寘也。北塞之去聲皆在隊。而色側測墨之屬。曲韻亦俱派入皆來。而曲韻皆來。即詩韻佳灰。泰與隊。俱灰之裔也。此所以半寘半泰半隊也。物微之入也。亦可以尋聲得之也。尉也。乞也。亦未亦物。此可以案文得之也。藥。魚虞之入也。朝列之位爲著。而著亦入藥。漢廉范之謠曰。廉叔度。來何莫。

不禁火。民安作。昔無禱。今五袴。度莫作。皆入藥也。去之御遇。卽平之魚虞也。藥又承蕭肴豪。何也。二蕭有媯。而媯亦入藥。十八嘯有約有媯。而約媯亦入藥。十九效有樂。而樂亦入藥。二十號有鑿。而鑿亦入藥。此其驗也。月承霽又承隊。何也。蹶揭。霽之入也。字隊之入也。屑錫之俱承霽者何。切契閉說。從霽來入屑者也。梁沈約郊居賦曰。雌霓連蜺。霓從齊來入錫者也。從齊卽從霽也。泰承蟹不承賄。賄之于隊。猶蟹之于泰也。皆親嫡也。一屋二沃。音本相近。而以沃承嘯效號。何也。沃從天也。鵠從告也。爆從暴也。轟告之去聲入號也。皆其驗也。覺之承嘯效號也。樵從焦也。箭從筲也。雹從包也。覺樂之去聲入效也。皆其驗也。歌之入爲曷。而麻之入爲黠也。古曲如渴字喝字葛字割字抹字闕字活字奪字脫字豁字。皆七曷也。而唱入歌戈。八黠則讀之自與六麻叶。可亡論已。屋之承宥何也。讀音豆也。族音輶也。柚音狃也。肉音輶也。宿音秀也。繆音謬也。皆其一系相承者也。王風中谷有摧。曠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歡矣。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脩淑相叶。此古文可證也。北人呼六爲溜。此方音可證也。緝合葉洽四入聲皆閉口。據柴氏古韻通之言。使緝非閉口必入職。使合洽非閉口必入黠。使葉非閉口必入屑。今皆別隸者。正與沁勘豔陷相貫聯。皆閉口矣。平上去相承易曉。而穿鼻抵齶無入聲。故無論焉。然聲音萬

變而韻無方。未可摘次以求。輒約略其端。以俟神解。

尙有注意者。南曲入聲。俱可單押。不必叶入平上去三聲是也。或有謂單押處。仍作三聲唱。如畫眉序單押入聲。首句韻使應作平聲唱。末句韻使應作去聲唱。絳都春序單押入聲者。首句韻使應作上聲唱。是仍以入作平上去。何不仍隸入三聲中邪。不知北曲之以入隸於三聲也。音變腔不變。如元人張天師劇一枝花老老實實。實字中原音韻作平聲。緹知切。是變音也。一枝花第五句譜。原應用平聲。而此處恰填平字。平聲字以平聲腔唱。是不須變腔也。東堂老醉春風倘來之物。物字中原作務。是變音也。醉春風末句韻。譜應去聲。而此處恰填去字。去聲字以去聲腔唱。是不須變腔者也。若南曲畫眉序。明珠記金盞泛蒲綠。綠字直作綠音。不必如北之作慮。此不變音也。畫眉序首句韻應是平聲。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也。此變腔也。其尾聲云。可惜明朝又初六。六字竟作六音。不必如北之作溜。此不變音也。然畫眉序尾聲末句韻。應是平聲。則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者也。此北之與南。雖均有入作三聲之法。而實殊者也。又北曲之以入隸三聲。有定。如某入聲字作平聲。某入聲字作上。某入聲字作去。一定不移。若南之以入唱作三聲也。無一定法。凡入聲字俱

可以作平作上作去。但隨譜耳。如用殺字。而此字譜當是平聲。則吐字唱殺。而作腔便可唱如窩。譜當上聲。則吐字唱殺。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上聲。譜當去聲。則吐字唱殺。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去聲。非如北曲殺字之定作古也。餘皆可推。此又與北曲殊者也。故混入三聲。則與北曲無別。且亦難于分派。若如北曲法。竟廢卻入聲。又四聲不完。所以別出單押之法。而隨譜變腔爲定也。又南曲係本填詞而來。詞家元備有四聲。而平上去韻可以通用。入聲韻則獨用不溷三聲。今南曲亦通三聲。而單押入聲。政與填詞家法脗合。益明源河之有自矣。

## 第九章 正訛

戲曲有相傳既久。致訛字間出。或係刻本之誤。或爲俗子所改。致撰人叫屈。識者貽嗤。不一而足。如西廂風欠酸丁之欠。俗子作耍字音。至去其字之轉筆處一。并字形亦爲改削。不知字書從無此字。元賈仲名蕭淑蘭劇寄生草曲。改不了強去聲。文慵醋饑寒臉。音斂不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離不了之乎者也。臆窮儉。以欠與臉儉叶韻。明白可證。蓋起於南人。但知有風耍俗語。不知北音。遂妄倡是說。不意金在衡輩。亦爲所誤。記之正訛。夫使果爲風耍之義。何不逕用耍字。而以欠字代之耶。其在琵琶記者尤多。如請纛普天樂。原以家麻歌戈二韻通用。其云豈忍見公婆受餓。正與上弟和兄更沒一箇。下直恁摧挫相叶。卻改作受餒。又有從而附和之者。以爲避俗。夫琵琶久用本色語矣。餓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韻爲快耶。成親女冠子引。丈夫得志佳婿乘龍。與上下人聲簇促韻全不叶。或改作坦腹。於韻是矣。而與後之兀的東床難教我坦腹。又犯重複。直是難擇。則是東嘉自誤。雙聲子

娘介福。用詩經語。俗子改作分福。以不識介字義。又與分字字形相近之故。後復改作萬福。又万與分相近之故也。剪髮香羅帶第三調。堪憐愚婦人。下當云單身。又貧。卻易爲窮。亦誤。記中每對偶甚整。或謂孔雀屏開。當作開屏。與下芙蓉隱憊相對。此詞隱於考誤已正之矣。又嘗疑新篁池閣槐陰庭院二語。槐陰與新篁不對。必有誤字。新篁當以高槐爲對乃的。孟郊詩。高槐結浮陰。非無出也。卽此曲。前云深院荷香滿。又只管打扇與燒香。又一架茶蘼滿院香。下又云香肌無暑。又一點風來暗香滿。又香臉日永。又香消寶篆沈煙。又怎還得黃香願。又猛然心地熱透香汗。又只覺荷香十里。又清香瀉下瓊珠賤。連用十一香字。重疊之甚。而香滿香盞香消。三句疊用。尤爲不妥。有改香盞作湘簾者。與上薔薇簾幙又重。不可強爲之解。本折落場詩。歡娛休問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幾何。兩何字亦重。下何字蓋多字之娛耳。他如明珠記二郎神換頭。果然是泮水相遭。與上文之間分曉。下文之郎年少相叶。因坊本誤刻。而皆唱作相逢。又紅拂記古輪臺。刺船陳儒。刺字或作次音。或作辣音。皆非。當音作戚。陳儒謂陳平也。刺船事見史記。卻無正音。莊子漁父篇註音戚。此可爲證。懶畫眉只得顛倒衣裳試覩渠。倒字皆唱作上聲。夫去聲則顛倒之義也。上聲則傾倒之倒。於義不協矣。此則起於朱子註詩。詩言東方未明。顛

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下顛之倒之。卽覆說上文顛倒二字之辭。其實一也。卻於上倒字音作上聲。而下倒字音作去聲。此何說也。又撇道北人調侃說腳也。渴海若還魂記末折。把那撇道兒搭長舌。是以撇道認作顛子也。誤甚。又散套窺青眼曲。白練序換頭。蕭郎信渺茫下。舊譜原作還追想當年處士莊。詞選作漫留下當年繫馬椿。俚甚。非白語。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出元人雜劇。今皆訛作旌捷旗。然以不如捷旌旗。與下好消息對爲的。憑君走到夜摩天。夜摩天語出藏經。今皆訛作焰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語言之人難得也。今訛作可與人言。兩葉浮萍歸大海。蓋本白樂天與君何處重相遇。兩葉浮萍大海中詩語。詞隱唱曲當知。以爲非是。或偶未見此詩耳。大抵刻本中誤處。須以意理會。不可因仍其誤。彼優人俗子。旣不能曉。吾輩又不爲是正。幾何不令千古贖贖耶。

## 第十章 務頭

務頭之說。中原音韻於北曲臚列甚詳。南曲則絕無語及。沈寧庵作南曲譜。但注意於去上之間。未嘗斟酌此串。鞠通新譜。多取新聲。而此意亦未論定。實一大缺典也。南北詞總是一法。凡調中最緊要句字。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詞。如俗所謂做腔處。每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卽是務頭。舊傳黃鶯兒第一七字句。皂羅袍第七句是務頭。古人凡遇務頭。皆施俊語。或用古人成語一句在上。昔人所謂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今以周德清之言釋之。其言曰。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據此則每調務頭。皆有定式。顧周氏書中。所列定格四十首。則又不盡然。往往註明務頭在第幾句上。又似可隨意通融者。蓋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聯。陰上與陽平相聯。或陰去與陽上相聯。陽上與陰平相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或二音相聯之一二語。此卽務頭處也。（此就北曲言。與前陰陽篇



中所論南曲不同。卽就周氏定格證之。如白仁甫寄生草曲云。長醉後。何妨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醜兩個功名。醜醜千古。朝廷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詞中用醒時二字。爲陰上與陽平相聯。古朝與屈原（屈作上）四字。亦然。有甚二字。爲陰上與陽去。盡說陶三字。爲陽去陰上陽平。皆是務頭也。又醉中天云。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着嬌態。洒松煙點破桃腮。此詠佳人黑痣。詞極佳妙。馬嵬與明四字。爲陰上陽平。捧硯點破。爲陰上陽去。皆是務頭也。又宮大用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搗煞銀箏字不真。揉搓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詞中指如煞銀把拳六字。皆陰上陽平。字不真則陽去陰上。陰平皆是務頭。故周氏所謂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者。蓋填詞時宜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也。卽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爲之定上去析陰陽也。所謂可施俊語於其上者。蓋務頭上須用俊語實之。不可拘牽四聲陰陽之故。遂至文理不順也。南曲則寧庵譜中所注上去上去諸處。卽可作爲務頭。皆當恪守之。再取合律好曲。反覆歌唱。諦其曲折。然後命筆。自無不合務頭之病。明初寧獻王有務頭集韻三卷。純采古人妙語。輯以成書。惜乎不傳。至楊用修不知務頭之理。云是部頭之誤。宜爲弇州所笑也。

## 第十一章 十知

前作法上下兩篇。備言填詞之理。專爲作者立論。尙有數事。不論填詞度曲製譜。皆當洞悉者。復條論之。

(一)字義 識字之法。當本中州。而中州之音。未嘗無土字。故當知反切。樂府傳聲。所論開齊撮合。及陰陽清濁之理甚詳。不獨度曲者當知。卽作者亦當慎重用字也。至於字義。尤須考究。作曲者偶一誤用。致爲識者訕笑。如梁伯龍浣紗記。金井水紅花曲。波冷濺芹芽。溼裙衩。嬌羞誰訝。此衩字法當用平。而衣衩之衩屬去聲。李義山詩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此其明證。於是改作鞞。鞞字平聲。合律矣。然鞞箭袋也。不可施諸女子之口。作譜者遂強作陰平聲歌之。至今如故也。此其失自陳大聲始。大聲散套節節高云。蓮舟戲女娃。露裙衩。伯龍和之。而湯若士還魂尋夢折懶畫眉云。睡荼蘼抓住裙衩線。歌者以去聲叶之。至不合懶畫眉腔格。又浣紗劉潑帽曲云。娘行聰俊

還嬌倩。勝江南萬馬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雇倩之倩。作清字去聲讀。一音茜。卽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卻押庚青韻中。又車字有二音。一音尺遮切。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是也。一音居。拜月玉芙蓉曲。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此調當兩句各押一韻。下句云高千古。則上句作居音。而世無呼作五車（作居音）書之理。今歌者皆從尺遮切。寧韻不協。不作居音。此皆歌者不誤而作者誤也。歎字亦有二音。一平音作灘。一去聲作炭。琵琶赴選折末白。仗劍對尊酒。恥爲遊子顏。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歎。此歎字平聲。與上顏字叶。後玉交枝曲別離休歎。我心中非不痛酸。此歎字當作去音。與下句非爹苦要輕拆散句互叶。今優人皆一律作去聲唱。是作者不誤而習者誤也。他如瘦之音爲穎。頸瘤也。鄭虛舟王玦記。卻教愧殺瘦瘤婦。認作平聲。莊子藐姑射山之射音亦。巾櫛之櫛音卒。而汪南溟高唐夢高陽臺換頭云。姑射。山色崑崙。神人綽約。云是肌膚冰雪。絕代無雙。不數莊生陳說。停轍。倘然得遇春風面。又何用輕身巾櫛。最關情。荒臺雲雨。楚宮湮滅。是以姑射之射。巾櫛之櫛。與雪滅同押矣。又醉羅袍云。玉貌玉貌多嬌怯。象服象服稱穠纖。蛾眉侵入鬢雲斜。一曲初生月。香柳娘曲云。總千金莫邪。蛟龍可殲。恩情難絕。又云笑長安狹邪。刻畫自無鹽。笙歌罷精列。又以纖殲鹽三字。押

入車遮韻中。此皖人土音也。又云招魂未得。空歌楚些。些字本宋玉大招音蘇箇切。作梭字去聲讀。惟些少之些。是平聲。今與車遮同押。此又大誤也。至浣紗。又以此些字與妻飛眉翠同押。如出隊子云。描紅貼翠。誰似當朝太宰妻。尺三小腳。走如飛。八九寸彎彎兩道眉。盡說輕盈。略覺胖些。以此些字作西字音。此又蘇州土音矣。偶舉數則。見世俗沿訛之多。然則填詞與度曲。可不以考文爲事耶。

(二)章法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辭賦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先定下間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調。然後選句成章。切忌湊插。切忌將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鮫人之錦。不着。一絲紕類。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減一調不得。顛倒一調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美具矣。而其妙處。正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須烟波渺漫。姿態橫逸。簡之不得。挹之不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則令人腸斷。不在快人。而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此所謂標韻。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求之古人中。亦不易多得。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祝多俚語。康對山。王漢陂。常樓居。馮海浮。直是相豪。原非本色。陳秋碧。沈青門。梁伯龍。李日華。金白嶼。時有合作。然較之元人。不止上下床之別也。以余所見散套。明人止一施子野。清人止一趙慶熺而已。雲間許寶善亦善填詞。著有自怡軒樂府。顧不及趙。古曲如窺青

眼。暗想當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因他消瘦。樓閣重重。東風曉。人別後。諸曲。舉世所謂絕妙好辭也。往湊集掇拾。牽強失次。如理亂絲。不見頭緒。今不具論。姑以暗想當年人別後二套言。毋論意庸語腐。不足言曲。亦且疵病種種。不可勝舉。暗想當年一套首曲用步步嬌。首句止應七字。而暗想當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連用五襯字。已非法矣。第三句照格止五字。原文云心猿乖意馬劣。改爲折腰句。第四五句。軟玉溫香翠擁紅遮。語氣不貫。且空無着落。末二句琴瑟正和協。不覺花影轉過梧桐月。意復不接。第二曲沉醉東風。又起一意。特此曲語意頗佳。至末後亦詞華爛熳。但只是一意敷衍。又不當與後曲。忒忒合。湘江竭。燕山截。斷魚封雁帖相妨。蓋真無足取也。人別後一套。舊譜云是高則誠作。其詞云。二耶神人別後。正七夕。穿針在畫樓。暮雨過紗窗涼已透。夕陽影裏。見一簇寒蟬衰柳。水綠蘋香人自愁。況輕拆鸞交鳳友。得成就。真箇勝腰纏跨鶴揚州。前腔換頭風流。恩情怎比。牆花路柳。記待月西廂攜素手。匆匆話別。霎時雨散雲收。一種相思兩處愁。雁來時音書未有。〔合前〕集賢寶。西風桂子香韻幽。奈虛度中秋。明月無情穿戶牖。聽寒蛩聲滿床頭。空房自守。暗數盡譙樓更漏。如病酒。這滋味。那人知否。前腔功名未遂。姻緣未偶。共簇箇眉頭。惱亂春心卒未休。怕朱顏去也難留。明珠銜舊。不如意十常

八九〔合前〕黃鸞兒霜降水痕收。迅池塘已暮秋。滿城風雨還重九。白衣人送酒。烏紗帽戀頭。那人一似黃花瘦。強登樓。雲山滿目。遮不斷許多愁。前腔惟酒可忘憂。奈愁懷不殫酒。幾番血淚拋紅豆。相思未休。淒涼怎守。老天知道和天瘦。〔合前〕貓兒墜綠荷蕭索。無可蓋眠鷗。淺碧鄰鄰露遠洲。羈人無力冷颼颼。添愁。悄一似宋玉高唐。對景傷秋。前腔一簇紅蓼。相映白蘋洲。傍水芙蓉兩岸秋。想他嬌豔倦凝眸。〔合前〕尾一年好景還重九。正是橘綠橙黃時候。強把金尊斷送秋。此套首曲。以七夕穿針起。而寒蟬衰柳。水綠蘋香。非七夕語。得成就二句。與上文不接。腰纏跨鶴句。比擬不倫。既曰暮雨過紗窗涼已透。又曰雨散雲收。又曰滿城風雨還重九。用雨字太多。集賢賓首調言中秋。而聽寒蛩聲滿牀頭。非中秋語。次調起句用八字非體。既曰虛度中秋。又曰見池塘已暮秋。又曰對景傷秋。又曰傍水芙蓉兩岸秋。又曰強把金尊斷送秋。押秋字韻太多。既曰水綠蘋香人自愁。又曰一種相思兩處愁。又曰遮不斷許多愁。又曰添愁。愁韻亦太多。既曰如病酒。又曰白衣人送酒。又曰惟酒可忘憂。又曰強把金尊斷送秋。既曰水綠蘋香。又曰相映白蘋洲。既曰綠荷。又曰橘綠。既曰一種相思。又曰相思未休。既曰空房自守。又曰淒涼自守。既曰滿城風雨還重九。又曰一年好景還重九。一套中押二柳字。四愁字。五秋字。

二收字。三酒字。二頭字。三九字。二瘦字。雜湊可笑。其中怕朱顏去也。難留三句。語意俱不相蒙。白衣送酒。無謂。幾番血淚句。與上文不接。綠荷紅蓼。白蘋芙蓉。橘綠橙黃。何堆積至此。末句斷送秋。復不成語。弇州評此曲。謂不免雜以凡語。疵病如此。詎止凡語已耶。總之二曲。無詞家學問。一也。無大見識。二也。無巧思。三也。無俊語。四也。無次第。五也。無貫串。六也。故詞家須掃去一切餽釘膚淺語爲要。

(三)句法 一調有一調句法。當視板式爲衡。如七字句。有宜上四下三者。有宜上三下四者。此間分別。都在板式。蓋上四下三句法。如「錦瑟無端五十絃」。其板在無字五字絃字上。讀之如一句。詩若五十絃。錦瑟年華。則板在十字錦字年字。而於華字下用一截板。見得此句已完。故作者當知句法。句法一誤。無從下板矣。桃花扇傳歌折瑣窗寒云。「破瓜碧玉佳期唱嬌歌。細馬騎纏頭。擲錦攜手傾盃。催妝豔句迎昏油壁。配他公子千金體。年年不放阮郎歸。買宅桃葉春水。」此曲以文字論。固佳。惟配他公子千金體句。法應上三下四。荆釵云「反教人挂腸懸膽」。紫釵云「還倚仗詞鋒八面」。板式皆合。今若依板法。則子千金體。復成何語。余嘗謂桃花扇有佳詞而無佳調。蓋謂此等處也。至就文律言之。則曲中句法。宜婉曲忌直致。宜藻豔忌枯瘠。宜溜亮不宜艱澀。宜輕俊不宜重滯。宜新采不

宜陳腐。宜擺脫不宜堆垛。宜溫雅不宜激烈。宜細膩不宜粗率。宜芳潤不宜憔悴。又總宜自然不宜生造。意常則造貴新語。語常則倒換須奇。他人所道。我則引避。他人用拙。我獨用巧。平仄調停。陰陽諧協。上下引帶。無所不宜。減一句不得。增一句不得。我本新語。而使人聞之。若是舊句。言機熟也。我本生曲。而使人歌之。容易上口。言音調也。一調之中。句句琢鍊。毋令有市井語。毋令有歇噪語。上字聲謹慎用之。知則方可用。積以成章。自無疵病矣。切勿隨便。

(四)引子 此獨傳奇中有之。若作散套則不必用。蓋一人出場。不能即說出劇中情節。於是假眼中景物。或意中情緒。略作籠蓋詞語。故謂之引。言引起下文許多話頭也。北詞中開首數曲。皆用散

板。直至三四曲後。方用節拍。故不用引。南調則每曲有一定板式。惟此曲不是路及紅衲襖青衲襖無板燕子籃便直接尾聲通折駭像折引子後用不是路二曲紅衲襖三曲後而每色登場。勢不能即唱曲詞。乃用此法。則起訖有端。言之成章矣。通用諸牌。皆雜取

詞中小令中令爲之。間有長調如念奴嬌。薄倖。東風第一枝。尾犯。諸類。或摘用一支。或即用本序作過曲。如祝英臺引子後。即用祝英臺序作過曲。琵琶規高陽臺引子後。即用高陽臺序作過曲。同上折是

也。其作法須以自己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卻須調停句法。檢點字面。使一折中事。先以數語涵蓋。勿



晦勿泛。此是上諦。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謂開門見山。自是東嘉獨步。浣紗范蠡冲場。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今出大夫之口。不合矣。又越夫人引卜算子云。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蹙金蓮步。是一宮人口吻。獨西施一引繞池遊。頗佳。苧蘿山下。村舍多瀟灑。問鶯花肯嫌孤寡。一段嬌羞。春風無那。趁晴明溪邊浣紗。餘則非腐則漫。玉玦諸引。雖傷過文。然語俊調雅。不失文人之筆。還魂紫釵各引。時見警策。此因若士寢饋。元詞至深。故有此境。明珠引子。常用古人舊詞。或改易一二句。此法明人正多。如湯沈輩皆有。究不足爲法。向來唱引子者。皆於句盡處用一底板。詞隱於用韻句下。板。其不韻句止以小鼓點之。分清句讀。最是妙法。今歌者每句用小鑼小鼓。實是不當。

(五)過曲 過曲卽是正曲。所以云過者。謂從引子過脈到正曲也。南詞套數。雖不如北曲之嚴。然一宮之中。苟無他情節。終聯成一套。卽有間入他宮他調者。而其所用管色。仍復相同也。散套難於傳奇。以有賓白相間。可各就白文之意。試填一二曲。後文再就賓白生意。故通套重複者少。散曲則不然。須先謀篇幅。一意貫串。不比傳奇中每支可逐段生意也。其間換頭正曲之別。前後脈落之微。皆須留意。宮調中可以通用者。如正宮中呂諸曲。不妨互相借用。至若不可相通之調。如商調與中呂。南呂

與道宮。則萬不能聯作一套。此格律宜細也。又南詞每套。自二三曲後。必須抽板。此抽板曲上。切勿多用襯字。緣板式既簡。唱來自快。襯字一多。趕板不及。尾聲首句用腰板。切勿加襯字。（見前作法下）若就文字言之。大抵不外兩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須奏之場上。不論衣冠市井。以及村童野老。無不通曉。始稱通方。最要落韻穩當。如琵琶手指上血痕。尚在衣麻。將麻衣二字倒用。紅拂鬢雲撩。下無亂字。是歇後語矣。此皆趁韻。切須檢點。又不可令有敗筆語。琵琶僥僥令。既云但願歲歲年年人常在。父母共夫妻相勸酬。下又云。夫妻長厮守。父母願長久。說過又說。至兩山排闥二句。與上下文何涉。尾聲惟有快活是良謀。直張打油語矣。用韻須是一韻到底。方妙。屢屢換韻。畢竟才短。不得以琵琶拜月爲藉口。若重韻則正不必拘。古劇皆然。避而牽強。不若重而穩協也。然如人別後套。重韻至四五處。則又萬萬不可。

（六）尾格 尾聲結束一篇之曲。須是愈着精神。末句尤須以極俊語收之。方妙。凡北曲煞尾定佳。作南曲者。往往潦草收場。徒取完局。戲曲中佳者絕少。惟湯若士四夢中尾聲。首首皆佳。顧又多襯字。如紫釵釵圓折云。再替俺燒一炷誓盟香。寫向烏絲闌。湊尾。竟如北詞。亦不病也。各宮調尾。或平煞。

或仄煞。各有定格。詞隱雖臚列譜中。顧但有其名。未實以詞。學者往往誤用。又尾聲總論。雖注定平仄板式。亦無詞句。究不能引起填詞人興味。今列下。

(一) 仙呂羽調之尾。名情未斷煞。衷腸悶損套尾是。

向人家忙投奔解鞍、沽酒、共論文、雨打梨花、深閉門。

(二) 黃鐘尾。名三句兒煞。春容漸老套尾是。

潛踪躡足行來、到切、莫使、夫人知道、受過、淒涼、休忘了。

(三) 正宮調大石調尾。名尙輕圓煞。祝融南度套尾是。

銀河、動玉露、低且、一向、南窗、少憩、明夜、納涼、又這、里。

(四) 商調尾。名尙繞梁煞。那日忽覩多情套尾是。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恩情、做書、餅。

(五) 中呂低一格尾。般涉調尾。名尙如縷煞。料峭東風套尾是。卽世所謂意不盡也。

從今、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燭、花、下燒、韶光、易老、休將春色、辜負了。  
韶光易老句止用一板或在易字上或在老字下皆可

(六)中呂高一格尾。名喜無窮煞。子規聲裏套尾是。

欲憑妙手良工筆子細、子細題做個、丹青扇面兒

(七)道宮尾。名尙按節拍煞。新篁池閣套尾是。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涼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又一體

是則春光今已去、頻使人傷情、怨憶梅也、酸心柳皺、眉

(八)南呂尾。名不絕令煞。明月雙溪套尾是。

神思懨懨如病、酒房權、寂靜憶、鳳儔十二、珠簾懶上、鈎

(九)越調尾。名有餘情煞。炎光謝了套尾是。

觀花、愛月人年少、但對酒當歌、歡笑月夕、花朝、蹉過了

(十)小石調尾。名收好因煞。花底黃鸝套尾是。

今宵、共約同歡、會先教個、從人歸去、安排辦了筵席

(十一)雙調尾。名有結果煞。蕭聲喚起套尾是。

饒君使盡機謀。止不過負心薄劣。夢兒裏對他分說。

共十一格。學者各就本宮調用之。勿亂次序。平仄板式。皆當遵守之。又有所謂本音煞者。謂之隨煞。蓋不用尾聲。將本套末句。唱得緩些。卽作煞聲是也。如琵琶陳情折。歸朝歡第二曲末句也。只是爲國忘家敢憚勞。唱時略緩。搖曳其音。卽作收尾也。又凡一調作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調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

(七)集曲。集曲本名犯調。乾隆時修大成譜。乃改此名。蓋取各曲中一二語。聯綴合成一曲。而別立一名。自有此法。而新聲乃日出不窮矣。大抵曲中之犯。與詞中之犯大異。詞注重於起調。畢曲其所犯者聲。姜堯章所謂仙呂宮上字住。道調宮亦上字住。故於仙呂曲中犯道調。或道調曲中犯仙呂是也。惟劉改之四犯剪梅花。實是曲家犯調之法。曲家所云犯調。竟是割裂詞句。於結聲起調。毫無關係。獨宮調中須取管色相同者用之。王伯良謂諸宮調惟仙呂可與雙調出入。其餘界限甚嚴。不得陵犯。又云。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此說不甚合也。仙呂用工調。雙調用正工調。舊譜中仙呂入雙調一

門。有用工調者。有用正工者。頗不一律。且如步步嬌。忒令既入仙呂。入雙調。而皂羅袍。好姐姐。又入仙呂。夾雜無倫。實不足爲法。高平一調。係用小工。所訂字譜。又高亢激耳。藉曰諸調皆可出入。試用清平樂。今入小石慕山溪。夜合花。今入大石諸曲。與二郎神。集賢賓。合奏。可乎不可乎。卽如商黃調一門。新譜中亦載之。其實以商調黃鐘兩調合成。亦集曲耳。今別立一調名。則凡集曲中諸宮調出入者。皆可自立名目。不亦太繁乎。總之集曲之法。須看曲之粗細。板之緊慢。前調後調。配置須勻。前調板與後調板。須要聯屬。此與聯套法相同此最爲緊要。古人集曲。如巫山十二峯。金絡索。十樣錦。五月紅樓別玉人。皆佳。長生殿舞盤折。用仙呂而夾入中呂。腔不能美聽矣。或謂南曲本不配絃索。既云集曲。何必又拘宮調。不知南人固取按板。然未嘗不合絃索也。且既集爲一曲。須使唱得接貼融化。令不見痕迹。若亂次以濟。卑亢不相入。卽在一套中。過搭偶誤。如還魂冥警折尙且棘口。何況一曲中乎。何元朗謂北曲大和絃是慢板。俗名清點花和絃是緊板。如中呂快活三末句。放緩出口。接唱朝天子。皆是大和絃慢板。與上文緊板相錯。何等節奏。今集曲中。長支者前半皆用贈板。亦是緊慢相錯。但後半一緊而不復收。則不如北詞緩急互用之爲愈耳。

(八)襯字 古詩餘無襯字。襯字自南北二曲始。北曲配絃索。雖繁聲稍多。不妨引帶。南曲取按拍板。板眼緊慢。皆有定數。襯字一多。搶帶不及。調中正字。反不分明。大凡對口曲。不能不用襯字。各同場大曲。及散套。能不用愈佳。細調板緩。多用二三字。尚不妨。緊調板急。若多用一二字。便躲閃不迭。凡曲自一字句起。至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止。惟虞美人調有九字句。然是引曲。又非上二下七。卽上四下五。若八字十字以外。大半皆是襯字。今人不解。將襯字多處。亦下實板。乃至主客不分。此是大誤也。如古荆釵記錦纏道云。說甚麼管陶潛認作阮郎。說甚麼三字。是襯字也。而張伯起紅拂錦纏道云。我有屠龍劍釣鰲鉤射鵬寶弓。增入屠龍劍三字。是以說甚麼三字作實字也。拜月亭玉芙蓉末句。望當今聖明天子詔賢書。本七字句。望當今三字係襯字。後人連襯字入句。如千鍾祿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遂成十一字句。此亦誤也。又琵琶記三換頭曲。原無正腔可對。前調這其間只是我不合來長安看花。後調這其間只得把那壁廂且都拚捨。以爲是本腔耶。不應有此長句。以爲有襯字耶。不應於襯字上着板。浣紗卻字字效之。亦是無可奈何之法。殊不知這其間只是我。與這其間只得把原是兩正句。以我字把字叶韻。蓋東嘉此曲。原以歌戈家麻二韻同用。他音拖上我字與調中鎖控。他

墮、何、五字相叶。下把字與調中駕、挂、二字相叶。歷查明珠、紫釵、南柯。凡此二句皆韻。皆可爲琵琶用韻之證。故知浣溪之不亂殊謬也。又如散套越恁好。鬧花深處一曲。純是襯字。無異纏令。今皆着板。至不可句讀。凡此皆襯字太多之故。臨川四夢。犯此頗多。鈺少雅葉。懷庭製譜。往往改作集曲。煞費苦心。周挺齋論樂府。以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爲上。世間惡曲。必拖泥帶水。難辨正腔。文人自寡此等病也。

(九)板眼 古樂無拍。魏晉之間。有宋纖者。善擊節。始製爲拍。古用九板。今五板或四板。古拍板無譜。唐明皇命黃番綽始造爲之。牛僧孺目拍板爲樂句。言以拍板節詞句也。故又謂之節拍。凡曲句有長短。字有多寡。調有緊慢。一視板以爲節制。故總謂之板眼。初啓聲卽下者。爲實板。亦曰頭板。遇緊調隨

字卽下細調亦俟聲出徐徐而下

字半下者爲掣板。亦曰腰板。聲盡而下者爲截板。亦曰底板。場上前一唱前調末一

板。與後一人唱次調初一板。齊下者爲合板。其板先於曲者。病曰促板。其板後於曲者。病曰滯板。古皆謂之忒拍。言不中拍也。唐霓裳羽衣曲。初散聲無拍。至中序始有拍。今引曲無板。過曲始有板。蓋其遺法。古今之腔調既變。板亦不同。於是有古板新板之說。古板者。卽每曲最初相傳板式也。新板者。以舊板式不合搬演。於是爲之上下挪移。或加浪板是也。沈寧庵南曲譜。於板眼之間。一以反古爲事。其中



如薄媚曲破。三十腔之類。皆不定板式。其鄭重可知。其言謂清唱則板之長短。任意按之。試以鼓板夾定。則鑼鉢可辨。又言古腔古板。必不可增損。歌之善否。正不在增損腔板。又言板必依清唱而後爲可守。至於搬演。或稍損益之。究不可爲法。具屬名言。皆當遵守。據王伯良云。聞之先輩。有傳腔遞板之法。以數人暗中圍坐。將舊曲每人歌一字。卽以板輪流遞按。令數人歌之如一聲。按之如一板。稍有緊緩先後之誤。輒記字以罰。如此庶不致腔調參差。卽古所謂纍纍如貫珠者。亦無以加焉。明代嘌唱家守律之嚴如此。今人歌者。止知腔格之高下。板眼之緊慢。并正贈且不知。是葉廣明所謂趁譜者是也。難矣哉。

(十)四十禁 余讀王伯良曲律。有曲禁四十條。其間所列。亦有不盡律曲者。余因疏釋之。學者能守其禁固佳。然爲法至苛也。

重韻 古曲重韻。原無妨礙。茲首禁者。謂一字三四用之。或一曲中重見也。如活捉梁州新郎。枉稱南國佳人。末又云花不醉下泉人是也。

借韻 雜押旁韻。如支思韻中忽用齊微是也。大成譜凡遇用韻錯誤時。或書押。或書借。皆不合

法也。

犯韻 謂句中字不得與所押之韻相混。如押東韻。文中又犯本韻字。如春風簾幙重。

犯聲 謂不押韻處亦不可有同聲字。如故國觀光四字。是犯雙聲。汪洋滉蕩四字。是犯疊韻。是

也。

平頭 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 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去疊用 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上去上去倒用 宜上去不得用上去。宜去上不得用上去。苟一顛倒。便易拗噪。參觀前平仄篇。

入聲三用 疊用三入聲。

一聲四用 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長拍四上聲句不在此例）

陰陽錯用 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皆不發調。

閉口疊用 凡閉口字。只可單用。如用侵字。不得又用尋字。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又用雙字。如

深深懨懨類。則不禁。

韻脚多以入代平。此類不免。但不可多用。如純用入聲韻。及用在中句者。俱不禁。

疊用雙聲。字母相同。如玲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可連用至四五字。

疊用疊韻。二字同韻。如逍遙燦爛類。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四五字。

開閉口韻同押。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可與開口韻同押。

陳腐。不新采。

生造。不現成。

俚俗。不文雅。

蹇澀。不順溜。

粗鄙。不細膩。

錯亂。無次序。

蹈襲。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則不妨。

沾唇 不脫口。

拗嗓 平仄不順。

方言 他方人不曉。

語病 聲不雅。如王西樓小令朝天子。杏花爲鼠嚙倒。有云。毛詩中誰道鼠無牙。乍聽如毛廁中杏花類。

請客 如詠春說夏。題柳說花類。

太文語 不當行。

太晦語 費解說。

經史語 如西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類。

學究語 頭巾氣。

書生語 科舉文氣。

重字多 不論散套小令。重字俱須檢出。

襯字多 襯至五六七字。

堆積學問 搬運類書。如借茶活捉諸曲。

錯用故事

宮調亂用

緊慢失次

對偶不整

也。右諸禁四十條。在知音高手。自無此病。如不能盡守。須檢點去其甚者。使不礙目。不然終非法家也。

至如咏物談諧之作更難。詠物毋得罵題。卻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不貴說體。只貴說用。不卽不離。得其風韻。令人彷彿如燈鏡傳影。了然目中。卻摸捉不得。方是妙手。如元人王和卿詠大蝴蝶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個空。誰道風流種。嚇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搨過橋東。只起首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卻無一句不是俊語。古詞如詠柳白練序云。窺青

眼。開口便知是柳。下文偏宜向朱門羽戟。畫橋游舫。又倚闌凝望。消得幾番。暮雨斜陽等。皆從柳外做去。所以多韻致也。俳諧之曲。非絕穎之資。絕俊之筆。又運以絕圓之機。不易出色。着不得一太文字。又着不得一打油語。以俗爲雅。一語出口。令人絕倒。乃妙。元人秃指甲。十指如枯筍一首。周挺齋以爲至佳。拿州亦極賞之。徐天池此體最善。如嘲歪嘴妓黃鶯兒云。一個海螺兒。在腮邊不住吹。面前說話倒與旁人對。又云。抹胭脂。櫻桃一點。搓過鼻梁西。大爲士林傳誦。惟究非正道。偶一爲之可也。

## 第十二章 家數

金元以來。士大夫好以俚語入詩詞。酒邊燈下。四字沁園春。七字瑞鷓鴣。粗豪橫決。動以稼軒龍州自況。自董解元作西廂。以方言俗語雜砌成文。世多誦習。於是雜劇作者。大率以諧俗之詞實之。如天寶遺事。王煥。樂昌分鏡。王魁等。今所傳者。皆道路悠謬之語。故雜劇之始。僅有本色一家。無所謂辭藻繽紛。纂組縝密也。王實甫作西廂。始以研鍊濃麗爲能。此是詞中異軍。非曲家出色當行之作。觀其麗春堂一劇。耍孩兒云。睜開你那驢眼。可使覷着阿誰。我便更歹殺者波。是將相的苗裔。可知元人曲本無藻飾之功。卽如西廂中。鶻伶淥老不尋常。及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沒顛沒倒。亦非雅人口吻。是故知元人以本色見長。方可追論流別也。元人善詞曲者。以大都東平。及浙中最盛。平陽亦盛。惟傳作少見。其散處行省者。又皆浮沈下僚。不得志之士。見李中麓小山小令序。而江西嘯唱。尤能變易故常。別創南北合套之格。繁聲一啓。詞法大備。輟耕錄所載家門。有和尚。先生。秀才。列良。禾下。大夫。卒子。良頭。邦老。都子。孤下。司吏。件作。

概徠諸種。不過劇中角目分析之。無當於文字之高下。卽正音譜所列。黃冠江東承安諸體。亦就劇情言之。而於作家無涉焉。六抵元劇之盛。首推大都。自實甫繼解元之後。創爲妍麗之言。而關漢卿以雄肆易其赤幟。所作救風塵玉鏡臺謝天香諸劇。類皆奔放澗漾。跡弛以自喜。東籬又以清俊開宗。漢宮薦福。允推大家。自是三家鼎立。矜式羣英。仲文騷雅。服膺實甫。五丈原劇。蜚聲日下。今惜不傳。顯之撰述。低首已齋。臨江皓寒。悉經藻飾。虎賁中郎。持論太嚴。子章聽琴。自謂得東籬神髓。而幽豔過之。真定一隅。作者亦富。天籟一集。實有其文。秋雨梧桐。直駕碧雲黃花之上。蓋親炙遺山警歎。斯咳唾不同流俗也。圮橋進履。石州醉詞。瓣香蘭谷。實近江右。他如尙仲賢奪梨戲妻。戴善甫郵亭記夢。論其高下。若分天壤矣。東平高氏。力追漢卿。畢生絕藝。雕績梁山。文秀善記梁山事。諾黑旋風劇多至八種。上較王關。差覺才弱。享年不永。悼惜尤深。鏗而不舍。可推作者。時起擅名。僅在出塞。垓下別姬。卽爲明代練川之本。其詞散佚。無可評。隴丹丘謂雁陣驚寒。意者植基不厚歟。仲清伏劍。壽卿紅梨。風格翩翩。居然二甫也。大名宮天挺。襄陵鄭光祖。平江姚守中。山東王廷秀。或以豪邁勝。或以豔冶勝。或以恬淡勝。要皆不出三家圍範。至江州沈氏。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以南北詞合成。極爲工巧。參軍代面。蠻子關卿。開後代傳奇之先。結金元



散套之局。可謂豪傑之士矣。浙中學術。夙號彬彬。填詞名家。指不勝數。仁山西湖之夢。

金仁傑有文選。還朝西湖夢等劇。刊自建

康苑。康竹葉之舟。天祐言情。肇眉山之秀。仲彬寫怨。吟杜曲之詩。人文蔚起。他方不逮焉。

周文質有春風杜章娘蘇武還

劇鄉等。寓中如喬孟符曾瑞卿等。又皆一時彥士。雍容壇坫。嘯傲湖山。極裙屐之勝槩矣。嘗謂元人之詞。

約分三端。熹豪放者。學關卿。工研鍊者。宗二甫。尙輕俊者。效東籬。而張小山以小令著稱。不入戾家鑿弄。斯又詞品之高卓者也。明代作家。符采輝映。咸有可觀。開國之初。若王子一十六家。半承元季餘習。今讀城南柳誤入桃源。其詞綺組紛綸。不若前元之沈著。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喜拙素。自香囊連環山。而作者又尙辭采。自玉茗四夢。以北詞之法作南詞。而傴越規矩者多。自吳江諸傳。以俚俗之語求合律。而打油釘鉸者衆。於是矯拙素之弊者。用駢語。革辭采之煩者。尙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復工於琢詞者。吳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吳江之法。而復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夫詞曲之道。夙尙本色。香囊以文人藻采爲之。遂汜濫而有文詞家一體。及玉玦玉合諸記作。益工修詞。本質幾掩。抑知曲以模寫物情。體貼人理。所貴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績。卽蔽本來。而文人學子。積習未忘。不勝其靡。此體遂不能廢。猶詩文之有六朝三唐也。今復備論之。琵琶尙矣。荆劉拜殺。個世所謂四大傳奇也。

而白兔殺狗狸鄙腐俗。讀者至不能終卷。正統間。丘文莊以元老大儒。愜志音樂。五倫投筆。舉鼎香囊。雖迂叟之譎言。實盛世之鼓吹。惟其時專工寫實。不尙摹情。且青衿城闕。旣放佚於少年。而白紵管絃。欲彌縫於晚歲。伯玉穿過。殊苦未能矣。邵氏香囊。獨工寫怨。兩舟連環。僅尙塗澤。非作者之極軌也。而好之者珍若璠璣。轉相摹擬。鄭若庸之玉玦。屠長卿之曇花。喜以駢語入科白。伯龍浣紗。伯起祝髮。至通本皆作儷語。江東白紵有補明珠一折通首亦作駢語斯又變之極者矣。琵琶拜月。古今咸推聖手也。則誠以本色見長。而未嘗不事采飾。記中賞荷賞秋亦工綺語不尙白描惟末後八折爲後人所補君美以渾脫著譽。而間亦傷於俚俗。君美此記爲後人雜殊失舊觀故魏良輔不點拍板是以學則誠易失之腐。學君美易失之嗙。畫虎不成。此類是也。而獻王荆釵。且直摩則誠之壘。出詞鄙倍。亦十倍於永嘉。繼之者涇川雙珠。弇州鳴鳳。叔回八義。道行青衫。膚淺庸劣。皆學則誠之失也。近袁綉。儒工於調笑。中麓寶劍。不喜詞華。雖追步幽閨。終傷粗率。反不如槎仙蕉帕。梯玉紅梅。俊詞翩翩。不失雅範焉。吳江諸傳。獨知守法。紅蕖一記。足繼高施。其餘諸作。頗傷庸率。雖持法至嚴。而措詞殊拙。臨川天才。不甘羈勒。天葩耀采。爭巧天孫。而詰屈聲牙。歌者咋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玉

繩曰。彼惡知余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嚙子。世謂臨川近狂。吳江近狷。自是持平之論。惟寧庵守法。可以學力求之。若士修辭。不可勉強企及。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於是爲兩家之調人者。如梅鼎祚。玉合崑崙。陸天池。懷香明珠。吳石渠。情郵療妬。孟稱舜。嬌紅節義。此以臨川之筆。協吳江之律也。自詞隱作譜。海內向風。衣鉢相承。不失矩度者。如呂勤之。煙鬢神女。卜大荒。乞麼冬。青。王伯良。男后題紅。范文若。鴛鴦花夢。呂天成字勤之。會稽人。自號鬱藍生。有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樓雙閣。四相。四元。二騰。神劍十一種。皆佚。皆承詞隱之法。而大荒冬青。終帙不用上去疊字。勤之神劍二嬌等記。并科段轉折。亦效寧庵。其境益苦矣。此又以寧庵之律。學若士之詞也。他若馮夢龍。太霞新奏。史叔考。夢磊合紗。徐復祚。紅梨宵光。沈孚中。縮春息宰。修詞協律。並臻妙境。而袁冕公。奉譜嚴整。辭韻恬和。西樓一帙。卽能引用譜書。以暢己意。筆端慧識。迥異諸家。九宮譜詞。爲聲音滯義。藉作者疏通之。冕公誠出崑山上也。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有玉玦大節五福諸記。其家數。實不出吳江臨川崑山三家。惟崑山一席。衣鉢無傳。伯龍客游。家居絕少。吳中絕藝。僅在歌伶。斯由太倉傳宗。故工伎獨冠一世。中秋虎阜。鬪韻流芬。沿至清初。斯風未泯。世祖人關。南方作者。盛稱百子。梅村展成。咸工此技。一時埒坵。宗仰吳門。而措詞亦復美善。湖上笠翁。僅供優孟衣冠而已。乾嘉

以後。作者漸少。間有操翰。大抵宗法藏園。嗣徽湖上。而能洞悉正變者少矣。當明崇弘間。皖人阮圓海。瓣香湯奉常。以尖刻爲能。所作燕子箋春燈謎。牟尼盒雙金榜諸種。布局造事。務極詭秘。亟欲一新詞場之耳目。而湖上笠翁。紅友山農。亦以新穎之思。狀物情之變。論其優劣。陽羨實遠勝湖上。卽就曲律言。紅友尤兢兢慎守也。笠翁十五種文詞至劣。獨排場角目新俊可喜。紅友擁鑿鑿三種。而外他不多見。布局既新。措詞尤雅。清初作者莫能及也。至取訂律諸家言之。自寧庵

作譜。殊未盡善。伯明新譜。就正猶龍。滄桑一更。細帙遂逸。墨愍定譜。靈昭新書。堙沒不傳。更可悼惜。康熙間。吳縣張心其。長洲鈕少雅。咸以審音博洽。馳譽詞壇。而心其所作。未讀一字。少雅心力。僅見還魂。

(少雅南詞譜未刊) 迨南詞定律。九宮大成出。而博綜舊籍。彙補新腔。雖互有純疵。不相掩蔽。自後作者。寂無聞矣。曲阜孔尚任。錢唐洪昇。先後以傳奇進御。世稱南洪北孔是也。顧桃花長生二劇。僅以文字觀之。似孔勝於洪。不知排場布置。宮調分配。則昉思遠出東堂之上。余嘗謂桃花扇有佳詞。而無佳調。深惜云亭不諳度聲。三百年來。詞場不祧。獨有稗畦而已。二家既出。於是詞人各以徵實爲尙。不復爲鑿空之談。所謂陋巷言懷。人人青紫。香閨寄怨。字字桑間者。此風幾乎革盡。曲家中興。斷推洪孔焉。至如馬侏人。有梅花樓荷花。有羅衫合天馬。有書生願醉月綠。有琥珀匙女開科。有十錦齋三種。有小桃源三種。薛既揚。戰荆軻。蘆中人等。葉稚斐。關口笑鐵冠圖等。朱良卿

有乾坤嘯鬪亭有虎囊彈黨人碑之徒。雖一時傳唱。徧於旗亭。而律以文辭。正如面牆而立。獨李玄漁家樂等三十種。蜀鵲啼等九種

玉一人永占。一棒雪人獸關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一劇。尤非明季諸家所及。而朱素臣荃樓二十種。一

時可稱瑜亮。李笠翁雖刻意詆排。實不足以服素臣之心也。若周坦綸火陣綈袍。火牛陣綈袍贈爲果庵最得意作張大

復菩提如是。醉菩提如是觀心高晉音風雪貂裘。風雪綠貂裘盛際時雙虬飛蓋。雙虬判飛龍蓋平正無奇。止足供優

孟之搬美。惟西堂樂府。陶鑄古今。熟探三藏。不獨前無古人。抑且後無來者。雖坦庵轉輪。抱犢續騷。玉

叔之祭皋陶。而農之龍舟會。持較工拙。亦難分軒輊。至若元恭萬古愁。雖受九重殊遇。而實非詞家之

正則也。乾嘉之際。首推臧園。臨川冬青。臨川夢冬青樹九種中之最佳者尤推傑作。一傳爲黃韻珊。尚不失矩矱。再傳爲

楊恩壽。已味厥本來。陽湖陳煊。宣城李文瀚。等諸自檜。更無譏焉。其有拔類超羣。直追金元者。如唐蝸

寄之改易舊詞。有女彈詞長生殿補闕等唐名英官九江關監督舒鐵雲之自製簫譜。不襲金元之格。獨抒性情。斯又非元明諸家

可束縛矣。雅雨旗亭。恒巖芝龕。一拾安史之昔塵。一誌邊徼之逸史。駸駸入南聲之奧室。而陳厚甫紅

樓一記。好摹紫釵。曲律乖方。亦與相等。不知妄作。宜其取譏於後人。益信荆石山民之高雅矣。陳厚甫紅樓夢傳奇

一無足取。遠不及荆石山民散套十六折。咸同以還。作者絕響。惟梨花雪芙蓉碣二記。略傳述士大夫之口。顯皆拾藏園之餘唾。

且耳不聞吳謳。又何從是正其句律。蓋當時學子。皆注意於決科射策之文。經籍史材。且置不論。遑及音樂。況光宣間黃岡俗劇。正遍海內。內廷宴集。大率北鄙譙殺之聲。詞曲之道。幾幾失矣。夫詞家正軌。亦有三長。文人作詞。名工製譜。伶家度聲。苟失其一。卽難奏弄。自文人不善謳歌。而詞之合律者漸少。俗工不諳譜法。而曲之見棄者遂多。重以胡索淫哇。充盈里耳。伶人習技。率趨時尙。而度曲之道盡廢。居今之世。求負此一長者。渺不可得。而況斟酌古今之宜。損益點拍之節。茫茫天壤。又孰能啓予之益也。

